

女开科传

女开科传岐山左臣编次
序跋

第一回新倾盖风流出阵

第二回误寻芳花煞勾娇

第三回女生员棘闱对策

第四回乔御史琼宴辞魂

第五回驾薰风背地兴波

第六回饱斋僧当堂独桌

第七回母夜叉诉逢马扁

第八回老驿丞命弃流妖

第九回挈相思月舫偷泛

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

第十一回陡题名喜联待诏

第十二回三合盃各凑奇缘

引子

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明乎为说之小者，未必遂无当于大道也。如必褒盲腐而斥稗编，则何以好奇搜逸者，乃往往得谭资于野史也耶！

楚阿谷之阳，有处子佩琪而浣者，孔子于南游见之，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其文见汉《韩婴外传》。而后之以此藉为口实者，遂未免有听琴、奔月、偷香、窥宋之想，继而出自不已之事，岂善学圣人者哉！然要知真圣贤必不作腐事，所谓谙于大道，而为学士大夫者，当不必徒尚乎口中之朱程焉可矣！

兹说半出传闻，因演其事，亦聊以蕊浪波痕，供鼓掌于一时云尔。若夫以妖艳之书，启天下淫男子逸荡之心，则妄语之诫，舌战之祸，固生平所自矢不为矣。江表蠡庵

蠡庵跋

读《万斛泉》竟，不觉拍案大叫曰：游戏三昧，已成劝惩。全书愤世绝俗，半多诙谐笑话。说中说文人、说才女、说清官、说贞友，能使天下之人，俱愿合掌俯首，敬之拜之而已。至装腔之孛童、设骗之暗黎、狠毒之讼师、多事之乞婆、拚命之驿丞、种种诸人，何异一部因果、一部爰书、一部小史记、一部续艳异。有能奉此为书绅，带之为韦佩，则不但人世清净，亦得佛门欢喜。是济渡一世之宝筏，维持天下之瑶琛也。若仅以小说视之，亦可谓不善读是说矣。

质之众口，我言匪谀。虎丘花案逸史

调风入松

且调律吕嚼宫商，花底漫持觞。乱红深处莺声碎，聊指点，凿破天荒。糟烂两
闱科第，醅倾几代兴亡。半世英雄多少忙，转眼费商量。青蚨无数飞如蝶，热
血千年冷似霜。后得新闻堪笑，番成花浪词常花案一书大意，诗曰：

风秀士奇开花案，雌状元私赚春魁。
狠秃子情迷色阵，泼变童刺犯霜威。
廉御史乌台执法，老驿丞蚁命成灰。
尽余生两番报捷，终凑合三梦为媒。

第一回新倾盖风流出阵

诗曰：

名流应不愧清时，为唱新文第一枝。
耻把盟心循故事，誓从刎颈结相思。
片言投契非关酒，千里闻声岂为诗。
但得情深坚似石，天南解北总如痴。

可恨这一片清白世界，却被一班儿险媚的恶朋，弄得不上不下，不干不净，以
致血性男子看不上这些合污陋态，没奈何只得闭门吊影，离群长叹而已。人又
道他孤孤零零，满肚皮不合时宜，于朋友面上何其冰炭。不知别有一种深情
，未可为一二俗人道也。却是为何？只因世人不曾解得朋友二字明白，故此只
晓得一味奔趋势利而已。

你道那些献谀阿好的，好象什么东西？就象那鹁鸽子一般，只飞向旺的去处
；又好象粪坑里的蛆虫，越臭越闹处，他越钻得高兴。况目今掇臀呵卵的颇多
，到数不着那拂须丁谓；满天下尽是乞怜摇尾之人，如何算得那嗥嗥师圣。若
此等辈，就使孔圣人、孟夫子、朱文公、程伊川诸圣贤都生在一时。日把纲常
伦理之言，耳提面命，又安能使这厮涎脸顽皮，收转奔趋钻刺之习。总是胎骨
生成，无法可治。

你若不信，请看今日世上的朋友，人人管鲍，个个雷陈。社小弟沿街塞满，老
盟翁遍地称呼，只除是漏泽院中与那卑田队里疲癃残疾的，或不屑把臂相知
，邀凑兰谱。若夫隶优娼座之侍辈，皆芝兰共籍之嘉宾也。

所以然的原故，看官们知道么？或有父兄现在要津，或子弟叨登科第，尽力奉
承，百般趋事。第一望他提携挈带，第二希图关说影射，第三托势装腔，第四
作家肥嘴。种种利益，就是献妻贡妾，尝粪吮痈这样极不肖，极齷齪的事体
，推他的意思，都是心悦诚服的事。若要他攒一攒眉儿，道半个不字，这也不
为希罕。

却还有一样人，本领实系粗浅，遇着同辈中间或小考侥幸，搭在前列，他就自
愧不如，登时倾心下气，便认定他是名流。若使自己家业殷饶，毕竟也要设法

挨身，联为同契。谁知这班名士，招摇联络，聚将拢来，不是局赌，就是帮嫖，各逞自家的高强手段。青天可折，泰岳能移，无非要骗些银子铜钱，那管得什么礼义廉耻。故此莫说对那朋友这般这般，就是那衙门里胥史，尽着与他联交；班房中皂快，何妨认为至戚；藉为渔父之引，用作狐假之威。阿兄小弟，此中大有便宜；盟长契翁，就里不无作用。你看势利二字，自古为然，于今尤甚。总之，世道软熟，已是天造地设的了，你有什么本事翻得局来。

这也不必说了，更可怪的还有一起女流，一般也学订社，一般也讲声气，一般也趁花朝月夕吟诗弄柬，一般也同骚人墨客标榜应酬。尚书当初有一半老佳人，姓章名台，字双青，日怀社弟名刺，随游诗草，遍谒知名之士。及看他的诗稿，只不过是东掇西撙，凑集来的套头指粉。又有那不出头的山人措大，替他捉刀。犹之走名秀才，拼着两数银子，刻几篇倩人改削的窗稿，有年没月的考卷，将来圈圈点点。冒名某观风，某月课，某老师批评，某同盟僭笔。总是瞒天扯淡，好似南京城隍，拜上北京土地，绝没一些对会影响。咳，社风流染，竟到男女混杂的田地，岂不可恨。想当初刘孝标绝交论中，五交三衅，尚未及此一种妖耳。若是真正才子自不屑与此辈为伍。结识一二相知朋友，砥志励行，即偶尔闲戏，必要做出绝无仅有的事，为千古一段风流佳话。正是：琴樽风月闲生计，金玉松筠旧岁寒。

话说南直隶苏州府有一个秀才，姓余，双名梦白，表字丽卿。他父亲曾为显官，母亲累受封诰，两个已是中年年纪，再不能够得生一子。那夫人终日妆金塑佛，修桥砌路，不知行了多少的好事，只求天赐一个男儿，幸喜天公感应，老儿争气，婆儿风骚，不知不觉那夫人腹中怀孕，将次分娩。

一夕，余公忽梦见天上一带白虹，绵亘数里，凭空冉冉飞将下来，覆在他的屋上，顷刻间化做满堂的金光，采色炫耀。余公拍案叫奇，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未几，耳根头只听得夫人口里，哼哼的叫着肚疼，越听越叫紧了，好象要分娩的声息。余公连忙披了衣裳，唤起丫鬟，上了灯火，即时传命家童，去唤请稳婆到家。不多时，生下个孩儿，眉清目秀，呱呱响亮。余公看了一会，回想昨夜白虹之梦，岂非佳兆，遂命名为梦白，乳名虹，即口占古虹诗一首道：纤徐带星渚，窈窕戾天浔。

逸势含良玉，神光渗瑞金。

随雇了一个乳娘，抚养爱惜，真同掌上之珠一般。果然才生五岁，聪颖异常，六七岁经书已晓，就喜吟诗作赋，十三岁进学，十六岁补禀，十七岁给赏一次。本房把他卷子几乎中了解元，因大主考比并一卷要中元的，遂将此卷挨在第二。房师赌气情愿不中，说道留到下科不怕不领解额，殊不知反误了他的前程大事。要晓得功名迟早，都是命里生成的。如今的人不肯安分守己，拼力结

缘，岂知这个苍苍的老天，专好把功名二字颠倒英雄，弄得人死不得活不得，那许人一概钻刺到手。就使钱神有灵，笔花无色，钻刺得到手了，后来也决不受用。那比得贫士辛苦，之乎者也，没日没夜，公道挣将来的，得之虽艰，安享自久。要晓得丽卿并不该中在散榜，岂但不该中元。

所以丽卿高见，竟不把那功名两个字放在心上，只是娱情诗酒，散心山水间。不料他父母双亡过了，虽然剩得泼天的家产，却是未完婚配，只得孑然一身。他父亲的同年故旧，往往央媒来替他说亲。他说得好，要做我的浑家，殊非是今世上没有的才、没有的色方可牵丝结缡，不然，休想我去做他家的风流佳婿。故此大言落拓，蹉跎过了日子，今年已是一十九岁了。

一日，正在书房里啜茗焚香，枝头好鸟呢喃作伴，独有一个黄莺儿百般巧啭。那莺儿煞是作怪得紧，又偏朝着丽卿如泣如诉，娇啼不已，飞翔回盼，总是不离这一搭儿所在。这正是：啾啾娇声花外啭，纷纷春色上枝来。

又道是：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只这一个黄鸟儿便打动了丽卿问花访友的高兴。那丽卿就于此时呆想了一会，口占一绝，道：春鸟枝头叫不休，春花春尽情谁留。

为寻芳信传春绪，惹得春情处处愁。

吟诗已完，提起笔来，信手写在花笺幅上，忽然叹口气道：“近世交道衰，青松落颜色。人生在世，纵使百年得醉，三万六千而已。当此春光明媚之时，若只一味捻着这几本残书、几枝秃笔，终日加虱处？T中，忙忙碌碌过了日子，却不被这些多情的花鸟笑杀了吗！你看枝上鸟声，无非求友，何以人而不如鸟乎？”随即唤书童司茗来问他：“近处有甚么好洒落的去处么？”那司茗终日伴着丽卿在书房里，只好打瞌睡，那讨得出外去玩耍，听得这一句说话，竟不知这个欢喜从哪里掉下来的，连忙答应道：“相公若要寻耍子的去处那里没有，只是好笑我们苏州人，个个只认得一座虎丘山。此时正是三春头里，热闹有趣的时节，美女娇娘，络绎不绝。相公何不带挈司茗也看看景致？”丽卿原有十二分高兴要去，又听得司茗这番怂恿，那两只脚就象有人推他的一般，不知不觉走了出去，巴不得一脚就跨到山塘，连忙叫司茗锁书房，同去一游。只见打扮得济济楚楚。但见他：衣剪春烟，神凝秋水。春情笼面，依然弱冠之年；诗思压肩，生染书生之态。卫清癯，不足数也；潘安妙丽，何足道哉！绝非纨绔行藏，果是风流人物。不教掷果满车，定惹阿娇看煞。

却说这苏州，古名阳羨。东际大海，西控震泽，山川沃衍，江南之都会也。佳胜第一是虎丘山，在府城西北，一名海涌峰，上有剑池、千人石、生公说法台、吴王阖闾墓。为何唤作虎丘？世传冢内金银之气化作白虎，踞其上，因以为

名。至迤迤而南，西施洞、馆娃宫、浣花池、采香径及琴台诸胜，无不了然在目。而下瞰太湖，洞庭两山滴翠浮烟，何异那白银铺世界，景致奇绝。每逢月上风来，游人箫管，和歌石上，各奏所长，虽万籁无声之后，犹有清音缭绕，尤非他处名胜可以仿佛一二。

丽卿同着司茗儿一径来到寺里，遍处观看。果然曲槛洞房，回栏精舍，呼茶唤酒，百般俱有。一片千人石上，蹴球演法，诗画骨董，说书谈命，盆鱼卷石，花碌碌簇锦相似。就有官宦人家，夫人、小姐前呼后拥，遮遮掩掩的。也有村庄市镇男男妇妇携儿抱女，挨挨擦擦的。那司茗钻过东，钻过西，手舞足蹈，看个不了。独有丽卿全不把这些挂在眼梢上，只自闲行缓步，走来走去。只见一个茶社，桌儿上安着一副上帐的笔墨。丽卿不觉打动诗兴，便提起笔，叫司茗磨浓了墨，就在那粉壁上题诗一首。你说丽卿终日在书房中，那晓得外边有这样妙处，今朝豪兴得极，拿起笔来不费思索，恰象原旧做成在肚皮里的，煞时间写出一首七言八句的律诗，说道：春气催人到此游，吴山吴水不关愁。

暗香夹路通深竹，远色浮光映野鸥。

倚石赋成将落日，寻花兴满欲归舟。

共传此夜千人月，缭绕烟云为客留。

诗已写完，游兴将倦，正思归去。忽见那说法堂月台，有一班儿人在那里铺着一片毡条，参差团坐，猜枚耍笑，声振林木。丽卿走近前来一看，虽然都是不认得的朋友，却是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不知此等是何许人物，想他不是南州冠冕，定是中林兰蕙。那几人，你道此辈委实生得何如？

美如冠玉，润似明珠。琼姿皎皎，堪云国士无双；玉影翩翩，宛是青莲再世。果然生得一表非俗。丽卿心里想了一遍，脚底下又欲走，又不欲走，游游衍衍，只顾看着那些人。那些人看见他独自徘徊，却也凑趣，都立起身拱一拱手，对着丽卿道：“我辈偶尔闲游，深荷尊兄青盼，若不弃嫌狼藉，敢屈同坐一谈。”丽卿笑道：“小弟一时缓步，见诸兄情兴勃勃，却又不是敝处声音，有这等豪兴的，决是我辈中人了。既蒙雅爱，便当促膝，只是无端闯席，殊觉不雅。”那二人道：“宇内皆知己，天涯悉弟兄。生平快事，莫过于此，何必拘拘形迹为嫌。”于是五人欢然坐下。

丽卿先开口问道：“诸兄高姓尊表，贵籍何处？”一个道：“小弟叫做梁文昭，贱字远思，陕西长安人，同家君宦游到此。此兄姓张，讳眉，字又张，辽东广宁人，他尊公亦仕籍贵剩我两人虽则祖贯西北，却是生长南方。此兄就是王子弥。此位师父就是三茁，就是一处寺里的首座。不知吾兄尊姓贵表？”丽卿道：“小弟姓余，贱名梦白，表字丽卿，年逾弱冠，踪迹飘零，除此诗酒二字

外，人却知有小弟，小弟亦不复知有世上矣。”远思道：“仁兄高怀磊落，非弟辈之可及。今年仁兄贵庚？公郎有几了？”

丽卿不觉失笑了一声，回复道：“小儿尚艰于得母。”二人不觉惊讶起来道：“弟辈只因生平自负薄才，兼有情僻，誓不肯与凡流女子结缘，误我终身大事。若说富贵，到也不在话下。至如仁兄的意气，仁兄的才华，何故尚迟迨吉之期，未遂桃夭之愿？难道世上又有同心如吾侪者乎？”

丽卿亦大叫道：“天地间只道止有小弟一个，不意复有二兄。今日一会，可称生平之奇遇矣！我们要晓得，大丈夫生在世上，只恐不曾读得几句书。若是果然真正读得几句书，那功名二字是吾辈囊中物，就是得之，不足为荣，失之不足为辱。朝荣夕落，岂堪耐久。若说到妻子之间，不娶一个有才有色，有情有德的绝代佳人终身相对，便做到玉堂金马，终是虚度一生。最可笑如今的人有一种愚见，说讨老婆，毕竟要择门当户对人家闺女。殊不知呆定在人家闺女中，寻那般绝色有才的，却也一生一世不要想着讨好老婆了。前日曾有一个强作解事的人，对小弟说道：‘就是低丑妇人里面，颇有才情。’这一发胡说得紧。无盐嫫母，纵负奇才，对着这副尊颜，怎生看他得过。所以遴选女郎毕竟色为第一。譬如批评文字，开口松脆、秀色可餐，就引人圈圈点点，增起文章声价。犹之女貌鲜艳，动人我见怜之想。庶几对之者，揣摩他这样宠儿，定有情致，定有才思，一直摹拟到晓妆灯下，对月临风，并许多说不出的睡情娇态，只管研磨不了，方演出一段房帷精细的学问。列兄以为何如？”

又张笑道：“仁兄妙论天开，真沁人肺腑，实获我心。”丽卿又道：“今日我三人倾盖知己，心事略同，若得始终无二方好。不然，亦终为山水所笑，美人不许。二兄倘不我弃，即奉此一片石为盟主，以订终身。”三人不觉鼓掌，遂为八拜之交。先叙年谱，丽卿少又张一岁，又张少远思一岁。三人依次称呼。复令小使饮酒，呼卢浮白，畅饮一番。

只见王子弥替三茁和尚见远思三个说长说短，情投意合，却与他们说不投机，两人自斟自酌，已是陶然烂醉。远思说道：“今日之饮固乐，但是一味山水，亦觉寂寞得极。闻得此处有名姝数人，精通翰墨。弟虽企慕已久，急欲一见，只恐有才无貌，或是有貌无才；即使有才貌而于情甚寡，不足邀我辈之赏鉴，就是说有才貌的，或者是世俗之所谓才貌，就是情有所钟，亦未免为势利所引，不足以当我辈之识赏也，不若明日相约同往一评。万一是我辈姻缘落在这里，亦不可知。总之，天下的事大都在无意中倒有些好处，不可当面错过。”看他那三个，说到风流有趣的所在：丰神秀异，如羊车入市之玉人；志气豪雄，似破浪乘风之文叔。冰壶皎彻，珠玉琳琅，我见犹怜，何况女子。

三人因此约定，明日清晨又张邀远思，远思邀丽卿，各带精细小童，集于某处

，以某为蜂媒，以某为蝶使，以某为窥帘之燕，以某为探水之鸥，大索花间艳史，广罗曲陌朱颜。只此豪举，掀髯谈笑，登坛指画。三人各道寓所，尽兴而散。即一席间生出许多枝叶，正是：天上星桥信可通，今朝行会蕊珠宫。

深藏鹦鹉春枝香，透出潇湘点缀中。

拟定明日出阵，侦探花丛，或是天台路迷；或是桃源渔引；或是张骞海上之槎，得支机于牛渚；或是邯郸梦中之遇，销王枕于黄梁。不知此兴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误寻芳花煞勾娇

诗曰：

凭花开处香分树，花自生香花弗知。

幽以佳人能点染，艳因才子共筹思。

文章寄傲传花信，翰墨留心泛酒卮。

一集名媛千古异，乔装次第压新枝。

自仆论之，虽则是风流韵事，也要不脱腔骨。即不能从名教中寻出乐地，也还是守着这几句孔孟的样范，终不致败坏行止，玷辱身名。如今世上子弟们甚是轻薄得紧，见了老成前辈，没有一个不装鬼脸，不赠讥评的，还要讪他是假道学、腐头巾。下惠等于盗跖，仲子疑是齐人。且说奸盗诈伪的事，偏是贤良方正的做将出来。更道这些人死去，若到大成文宣王殿上，朱紫阳院中做小鬼卒判，也没了站立处，还只恐怕倒把他的腐臭之气，连阎罗天子被他冲倒哩！如此诋毁扬扬，骂得那先辈开不得口，只得叹口气道：“吾道之不行也，命矣夫！退避三舍而已。”

故此恶少成群，雌黄满口。据他所好的，只晓得花柳场中，最忌的是一件煞风景，无论贤愚好丑都一齐赶兴帮闲，去做那篋片白赏。原来那种人的本钱不消大破费的，只要挣扎得几件道地衣服，绷在身上，或是道听些风月机关的闲谈，陪闯寡门，干帮插趣。他虽靠着大老官，却也颇装身份，究竟只好腾那几个歪辣妓女，哼奢这几个熟识的优童。动不动把相公两个字穿在嘴上，凌辱斯文公举。不消有起得草稿，已曾预先揣正在袖里，只要临期寻得头脑，填上姓名，呈送便了。要晓得他们何曾敢当真凌辱几个斯文，不过是斯文中下流，无非借此开科，诈些酒食银两。俗语说得好：“腰里撒撒，口里嗒嗒。”不然，如何能够得终日酮？F，如何能够娇其妻妾。似此等辈，比比而是。

我想，当初唐伯虎卖身为仆，去骗那华学士的丫鬟；徐文长假做偷儿，倒诈了夜巡官的银子。这样风流不羁，岂是容易学的。后来便有一人推而广之，要看相起自家内戚中一个女子，纠合了许多朋友扮做强盗，明火执仗打到那家，听凭众人去劫掠财帛，他则搽了茶面孔，一径抱定此女，云云不放。临行时又把

他的臂咬上一口，竟不知是甚么掩障法儿，毕竟后头做将出来，登时正法。要晓得那谢幼舆的投梭折齿，几曾不累清名；司马长卿之琴挑月窃，究竟未为佳话。如今人开口便援引伯虎、文长一流人物，把相公白眼高抬一世，终日撮空打诨，思量吃酒趁钱，到底还奉承自己一件不美的事，弄到丧身败节的田地。是知世态浇漓，居心多不干净，弄巧成拙，比匪生非，便迟之又久已不知不觉，逐我出圣贤门外，逼我在小人路上。总是病入膏肓，难以药救，呜呼晚矣，噬脐何及。为此只劝世上的人，切不可聪明贻祸，切不可机巧伤心，切不可用尽名士英气，切不可使尽朋友势力，切不可卖尽假装学问，切不可赚尽打诈银钱。笑人人笑，天报不爽。还只是守分的却得安稳。

闲话且按，话说余丽卿在虎丘寺里相订了梁远思、张又张，这番高兴。回到书房中，眼也不合，巴不得到天明。梳洗了，连早饭也不思量吃，就是勉强吞了几口，也觉得口里毫无一些滋味。丽卿原是色中饿鬼，只因眼眶比别人高了几分，看得世上这些女子却都是些魑魅魍魉，一般走到他面前，便把两只眼孔丢在别处去了。故此只好独自一个蜗处芸窗。有诗寄怀为证：世间荣落重逡巡，我独丘园坐四春。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更无人。

青袍似草年年绿，白发如丝日日新。

欲逐风波千万里，未知何路到龙津。

却说阊门外，柳潭深处有个女娘，年方一十七岁，名叫倚妆，原是扬州人。说他风致如何？就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八个字儿，还只形容得他三分五分，况且会得做几句诗词歌赋，又会得临几笔米蔡苏黄。可怜倚妆他原是好人家儿女，只因连遭兵火，地方残破了，父母各不相顾，逃窜东西，不知下落。却被贼兵拐来，卖把贩梢的客人，做了一个行首。看官们，你道世间何事用不着势利，不消使狠毒？只有做了娼家是无可奈何的了，未免有些势利，有些狠毒。若论到世间势利之极，狠毒之极，又莫过于娼家之老妈妈、老亲娘。亏得倚妆生得十二分标致，那妈妈心里全想靠他过活此生，故此百依百随，无所不至的奉承他。

谁晓得那倚妆原是旧家骨肉，那肯倚门卖笑，整日吟诗写字，烧香吃茶，自干自己的营生。妈妈也无可奈何。近来又添了几个相知的姐妹，一个叫做文娟，一个叫做弱芳，共集青楼二十多人结一花社。内中就是那文娟、弱芳，也不是行院人家生养，都是与倚妆一起来的。故此他三个越觉比别人过得亲热。每逢春色娇妍，百花争媚，柳眉初展，莺语撩人的时节，携手凭栏，寻诗分韵，赌赛所长，直是花队中一大风雅胜会也。若是说到“风清月朗”四个，那倚妆倍觉留心，或是独坐无聊，乘间俏步，便即焚香暗祝，说道：“老天，老天

，若使我遇得一个多情的才子，把我这个身子托付了他，也不枉你生我这般一个花容月貌。若只是风尘碌碌，终陷章台，倒不如寻个自尽的门路，也省得在上受苦。欲界色牢，何殊阿鼻地狱！”说到这段光景，哽哽咽咽，更有何言，惟有暗拭啼红，轻衫湿透而已。故虽随行逐队，勉强支持，一段心事终是郁郁。正所谓：沉忧万种与千种，行乐十分无一分。

倚妆因叹误堕风尘，红颜薄命，作诗一律，以志闷怀。诗上写着道：家在春郊碧草园，懒将愁绪问停辕。

飞花带雨沾衣湿，舞絮随风绕径翻。

强对管弦收涕泪，即逢樽酒略欢言。

空闺遍地皆明月，犹幸伤心无夜猿。

只这一种牢骚心事，就是日常里最相知的姐妹们也都看他不出。只有文娟、弱芳两个同病相怜，互相慰藉。况且如今风气险恶，自有那一等使势的纨裤子弟，倚着簪缨世胄，腰缠大镪，终日闯闹寡门，使酒撒泼。动辄指挥狼仆生情打诈，声扬送官。故此倚妆一班儿被这厮吵得不耐烦，越觉看得青楼中没有个出头的日子，只得借此花下陶情，临风消遣。

一日，他们正在百花亭上，茶藤架过，靠着太湖石分题做诗。倚妆正尔沉吟，不觉拊掌粲笑起来。及坐姐妹们攢住问他，他又不做声。你道好为着什么袅娜作态，未肯轻言？只因偶然想得几句好诗，未免有落笔惊人的意思。这个就对众人说知，也是痴人说梦，故此只是不响。大抵如今个的人会得做几句文字，就把两只眼睛放在额角上了，岂真绝世奇文，只见世情薄态。况且女娘家哪里晓得做甚么好诗，不过是附名赴社，何曾有甚么搜索出来。看他们或是逐流莺，或是扑粉蝶，或是戏打秋千，或是摘花插鬓，这就是他们的本事了。何怪乎倚妆之笑而不言也。诗曰：风透疏帘月满庭，倚栏无事倍伤情。

烟垂柳带纤腰软，露滴花房怨脸明。

愁逐野云消不尽，情随春浪去难平。

幽窗漫结相思梦，欲化西园虹未成。

却说丽卿同了远思、又张三个去寻花队佳人，偏是一时没处寻觅。自早到午，天台径杳，终无指引。又张说道：“天下世间哪里有甚么绝色的女子？明明都是我等胸中一段妄想，幻出天仙胜概，把这个想头只管想去，连自己也不知不觉，只说是真了。蜃楼海市，皆以气成。白马猿猴，总缘心造。就是那阳羨鹅笼中无数锦屏美女、酒肴、笙管，几曾有一件不是从空中幻出。我们如今不如以心问心，以意问意，或者也象那真真一般叫他下来也不可。若说毕竟要搜寻出这般人物，想是断不能够的。不如回去了吧！”

丽卿无数高兴，却被又张扫得冰冷，一路回来，毫没一些意绪。思量起来的时

节，何等时节，何等心热，不觉随口吟出一首绝句，说道：无端客思为谁凭，枕簟生寒梦不亲。

乘兴杳然还寂寞，不知何处问香尘？

一头念，一头走，将次走到一座花园门首。只见粉墙半筑，高柳披檐，一阵阵兰麝氤氲扑鼻吹来。丽卿笑道：“我们何缘，倒得到此众香国中壶天别院来，又欲寻段安香、贾陵华耶！”说言未了，却走到一条小桥西畔，柴扉关掩的去处。望见里面一个小阁儿上，有数位女郎在那里说说笑笑。也有缓步沉吟，低头构想的；也有捉笔捷书，指腕不停的。丽卿等见了又惊又喜，目动魂摇，真是天付机缘，非同小可。一时就想要闯将进去，不知何等样人家，免不得伸头缩脑，张而又望。又恐怕他们看见，惊起散去，个个都把身子在花丛之下，随着花儿遮着，偷窥了半晌。诸美态度，尽入目中。丽卿已是个个屈指评品，饱年看纯熟。惟有一个穿素罗衫儿的，更比众人生得一万分天姿国色，举动非常。丽卿不觉失声狂叫起来，说道：“我们今日已置身九天瑶岛。生非刘阮，何缘到此？”怎见得这女子好处？但见：梨雨肩拖，柳风腰折。白罗衫影，无非织就春思；乌髻云堆，总是天然图画。拨开半幅桃笺，挥就一枝斑管。墨宾挟雨须臾至，腕鬼驱龙顷刻飞。真绝代之佳人，实风流之渠帅。

你说丽卿见的却是哪个？正是倚妆。终不信是人是仙，是真是梦，却把远思、又张乐做一团，不胜欣幸道：“今夕何夕？见此粲者！”丽卿肚里想着道：“但不知此女是谁家闺艳？可能使余丽卿撮合否？万一此女已曾许嫁人家，落于村夫之手，我丽卿就终身想杀也是徒然。要晓得，这个老天把我这个身子，原不曾定叫你呆呆地活在世上。我便为他想杀了，到九泉之下亦何等风骚！何等快活！！就是做鬼也不同些。”丽卿正在那里胡闹猜疑，远远见厅柱上头贴着一对春联，定睛一看，上面写着道：西子去时遗笑靥，谢娥行处落金钿。

丽卿不觉大笑道：“你看柱上春联，断是青楼无疑矣。”扯了远思、又张，大胆踱将进去，早是惊动春闺仙侣。倚妆虽则低着头不，先已瞅见丽卿，心中已是十分注念，但不出口。直等众姐妹笑脸嫣然，闻声启问，方才假意错愕，起身向前说道：“阿谁少年？从何处来？妾等素昧生平，何幸降临玉趾？”丽卿听见这个娇娇滴滴的声，魂灵早已被他勾去，舌翘心战，不知所措。停了一会，回他说道：“小生久慕琼宫，无由造晤，今日竭诚专访，幸得睹面，不负此生。但我又见诸英毕集，案头笔墨淋漓，定有佳韵在此，未知肯不吝琼瑶，使得小生一披珠玉否？”倚妆回顾诸姐妹含笑说道：“妾等下里巴音，何敢班门弄斧，不堪呈教，见笑大方。”又张道：“丽兄既请教殷勤，不必过谦了。”

啞笑向袖中取出一张笺张，双手递与丽卿。丽卿手虽接着花笺，却一眼钉在倚

妆脸上。却不知又张在丽卿手中，轻轻的将这笺儿预先拿过运了。远思把手在丽卿肩头上一拍道：“丽兄，花笺掉下地了！”丽卿吃惊一看，自家大笑起来，连倚妆众人也都笑个不了。丽卿道：“此是何物？辄敢偷去。”又张道：“谁教你不小心？”远思道：“丽兄若肯深深作又兄一个揖，我却劝他还你。”丽卿假作正色道：“众姬在前，休得取笑，快把诗出来，一同看便了。”又张戏着这脸对丽卿道：“看便就看，却是便宜了你些。”取出诗来，三位攒做一堆，看那笺上半真半蜡，写着五言律诗一首。三个一字一读，读到中间一联：远水浮仙倬，寒星伴使车。

二语，丽卿拍手狂叫道：“只此二句，真五律长城，即使青莲仰云攻之，毋能颓其一雉。彼薛涛而下，可置勿论也。”看到诗后又有“花社四集，倚妆漫草”八个字。丽卿失惊，指着对远思、又张道：“原来就是他！诗既清丽，楷书又妙，名下无虚士，信然，信然！”

倚妆道：“贱妾俚言适足以污尊目。”随将手指着文娟、弱芳道：“此二妹所作更胜妾百倍耳。”又张、远思道：“正要借观。倚卿所举一定不谬。”连索二姬诗稿。二姬向案头取付倚妆，笑对倚妆说：“姐姐佳诗固足供名流清赏，如妹妹辈不过效颦，何苦定要向人前献丑耶！”倚妆也不回他，竟递写远思、又张。二人各争取一首。远思所接是弱芳的诗；又张所接是文娟的诗。好象得了一件宝贝一般，各人珍藏赞叹。只有又张仍恐丽卿照依自己抢诗的法门，只顾偷眼看那丽卿，只见丽卿还是双手捧着倚妆的诗笺，口中咿咿唔唔。

倚妆对丽卿道：“半日接谈，尚不知三位郎君尊姓贵表？”丽卿道：“那一位是张又张相公，那一位是远思梁公，小生就是余丽卿。”倚妆惊讶道：“原来就是余相公！妾与郎君神交已久，若非素有姻缘，何由得此邂逅！”丽卿因携倚妆手，向阑干幽静处，低语道：“与卿乍面，似有夙缘，便我不胜心醉。但卿如此才华，如此仪容，寥落风尘，我于倚妆，宁不心碎！”

倚妆见丽卿说到这个所在，不觉潜然泪下，对丽卿道：“贱妾误落平康，实由命薄，但妾非不欲了此火坑，每见累累薄情，无一可托者，不斯幸会郎君，此身谅不作章台剩柳。倘君不以贱妾为可鄙，或尊夫人大度肯见容，妾愿备员小星，终身有托。自荐之耻，不识君能见怜否？”丽卿正要回答，忽见远思携了弱芳，又张携了文娟，一路大叫将来：“你二人在此说些甚么心事？”丽卿说：“我两人说的就是我两人的心事。”大家笑了一常倚妆道：“妾家即在东邻数武，何不偕二位尊朋同到寒舍为竟日之谈，一洗心曲。不知尊意若何？”诸姬各自星散，三生蹑迹尾随到门。但只见：珠帘半卷，飞来紫燕双双；绣幕低垂，惊起黄莺个个。窗明几净，墨舞花飞。绝不同绣户深闺，却宛似西园东阁。

进了门，妈妈出来各问姓氏，相接殷勤，开筵密款。三人在坐间还是赞叹不已。丽卿因对远思道：“弟恨飘流一生，尚似浮萍浪蕊，而倚妆天上奇葩，偶尔误落尘凡，不可多得。姻缘天合，谅必心许。但花间吟咏，还是私社，必经品题，方可流传人世。当即令稗官氏编入艳异集中，作一段佳话。明日弟当捐千金之资，会集诸姬，比例分房棘试，使英雄入彀者，各给花红彩帐。效曲江闻喜宴，题名雁塔，以纪一时盛事，庶不负众姬平日一片苦心也。”两个鼓舞从事。倚妆见丽卿这段光景，已知他不是薄情种子。风流都雅，更是死心塌地。而弱芳、文娟却又与那远思、又张交头密语，促膝深谈，各自心照不宣。文娟道：“评花应试，允为快举。我们虽则不才，亦望带挈，照象求选科举的士子，望乞太宗师老大人，千载奇逢，一视同仁。倘蒙收录观场，曷胜焚顶。”大家哄堂大笑，酒阑言别。

丽卿已去料理一应科场事宜，好不匆忙。但不知风流举动究竟何如，且再看下回分解。

花开花谢谁为主，若个怜花花不怵。

漫道嫦娥终不嫁，书生早已傍蟾宫。

女郎棘试，从来罕事。杨用修春容簪花，木兰女戎装远戍，其中以男作女，以女作男，固称绝世奇谈，然未有如丽卿花案举动之惊天骇众者也。千古韵事，倚此韵笔，乃传不朽。

第三回女生员棘闱对策

诗曰：

上林春色锁芳华，胜地名媛兴自赊。

晓色半开鬟影乱，径香初动舞衣斜。

肠柔欲拟英雄斗，笔迳偏从锦绣夸。

装就青天平步上，深闺咫尺是公车。

戏场考试举子，只是一联耍对。此法原从唐制，考选词赋小变出来。实是径截可仿，既省了开科诸费，又好断绝了随缘的路头。要知那科场中，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真正阔绰春元，那及得应口作对的才子。即如唐时崔群知贡举，取门生三十人，回来在妻子面前夸口道：“我有美庄三十所，留与儿孙作祖遗。”好笑得紧，他把那个宾兴中式所取，竟认做自己作家的良田，由此推之，则分明以棘院为场圃，以士子为谷种，以分房为此疆彼界，以阅卷为耘锄植。翰林金马诸公，都是些荷锄负畚，与耕牛为伍的农夫田。到后来的拜认师生，银壶金爵，无非是芳塘绿亩之遗弃滞穗。称人材为玉笋，这等譬喻起来，不是玉笋，就是几把发科的青古称遴选为长城，恁般比方将去，不是长城，还是几顷收成的晚稻。故此春官所属，非云桃李，柳

汗所染，无非蓑衣。如此成风，安得不随缘典试，为穰穰满篝，千斯万箱之祝乎。

要晓得典试者，先自费了些随缘本钱，毕竟取偿于何处，势不得不寻几个应试的交易一番。富儿得售，白丁登科。得中的人人张，不得中的个个刘蕢。然后恍然大悟道，桂香槐落之秋，即古神农氏所称日中之市也。所以白发青衫，累科不第；黑貂裘敝，骨肉参差。安得特隆恩典，一榜尽赐及第乎！然而那在下等的朋友，也不要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锦绣，也不要埋怨试官的眼珠不是铜铃，只恨自己的祖父原不曾为子孙预先打算，积得几万贯稀臭铜钱，致使文字无灵，光拳无措。这不是人去磨墨，却被这一块墨把人磨去了半橛。所以那慷慨不平的，还在这科试中寻出个革去旧套，另换新规的想头，说道：“以阴人为主试，必然公道：以雌儿为士子，必有文才。”向有女开科，已用女子提常今做女文章，即将女子应试，总是嫦娥亲自主裁，不用朱衣暗点。嗟嗟！士不丈夫，人皆巾帼，翻成花案，事岂无因。你看花案场中，一般也有至公堂，堂上高贴一联对道：场列东西，两道文光齐射斗。

帘分内外，一毫关节不通风。

以视这一场考试公廉明正，无一毫虚假弊窦所在。正是：礼失求诸野，遯才在伏雌。

话说丽卿与倚妆订了婚姻，十分快足，要做的事越觉得高兴起来。即令司茗去请梁、张二公提调春试。那二公意中，各自认定了文娟、弱芳两个配合，兴趣亦是勃然，即同司茗齐到，与丽卿相见。丽卿说道：“目今奉约赴试者共有三十余人。册籍都已完备，一应所有科场事宜，俱各料理端正。带领要屈二兄权作分房，小弟叨任总裁。”

三人正在商议之际，只见司茗报道：“焦大官人在外要见。”丽卿一时把眉头蹙起，心中觉得有此不爽快，叫道：“这个厌物来做甚么？”远思问道：“这是何人？”丽卿道：“是家表兄，唤名焦颜贵。其人粗豪卑陋，绝无一长。终日耀武扬雄，行奸卖诈，无所不为。若是把他粘着一件事体，不弄得你一颠八倒，也决不肯休歇。故此人都怕他，就把他的名字改了声音叫他做焦面鬼。他的妻子尤其厉害，比他足足更凶十倍，混名母夜叉。若是寻人厮闹，倒是个女中乌获。小弟虽在亲表，常常去周旋着他，才得他相忘于此事。”正要着司茗回覆不见，不期老焦鬼头鬼脑，一摇一摆，轻轻的已是踱进来了，高声喊道：“你们干得好风流事，难道就通知不得我一声儿，或者等我在其中效些奔走之役，也未为不可。”

丽卿见他既来，推他不去，孔夫子说得好：既来之，则安之。总是个逢场作戏，何必拒此一人，说道：“弟与梁远兄、张又兄不过一时玩耍的高兴，恐不当

亵渎尊兄，所以不敢与闻。”又想一想道，正是，今朝的事体，各色都是齐备，只少得一个监临的察院，哪里有这样宾兴大典，可没个监临的呢，这却也大失体统了。若有一件不合会典官制，俗语说得好：‘装佛不象佛，画虎反类狗’，岂不把别人捉了别字去。就对彦贵说道：“仁兄来得凑巧，今日就要相烦仁兄，权做一个提场的御史。”彦贵吃了一惊，对丽卿道：“你又来难我了，若是打官司，做呈状，帮闲聚赌吵闹诸事，都是我的本行，百能百会，不误主顾；若说起文章诗赋等项，只有他认得愚兄，愚兄却不认得他，如何叫我做甚么监临。微臣不胜惶恐，不能称职，要唱蔡伯喈辞朝一出了。”

丽卿道：“你且莫忙着，又不是要你做文章，又不是要你出题目，你只坐这里，把朱笔判个日子，书个空字，难道你这几个字都不识得了不成？只消做一个伴食中书，坐镇雅俗之赵魏老而已。”彦贵听了，满心欢喜，连忙应承说道：“妙，妙，通通都奉尊命，都奉尊命。只有一着，但不知供给所可有酒吃的么？”丽卿笑道：“何曾见三年大比，饿杀了几个试官。不但有酒吃，还有重重一个席面相送。”

大家计较停当，必须先挂一张榜文，开写条例，才象个规矩，省得临时草率，外观不雅。今焦大兄既是监临，凡事都要他出名，故此榜文前面写着：监临察院焦，为科举事，今将科场一应听用职事员役开列于后。

计开：

提调女官一员

唱名女官二员

散卷女官一员

受卷所女官一员

弥封所女官一员

巡绰东文场女官一员

巡绰西文场女官一员

总理内供给所女官一员

分理外供给所男官一员

搜检女丁四名

女监军三十二名

把守东文场女丁一名

把守西文场女丁一名

把守头门男役一名

把守二门男役一名

把守东栅男役一名

把守西栅男役一名

年月日后一个大花押。以外应派差役，俱已分拨妥贴。又把进场条例另出一张晓示，至期令众女生员各穿本等青衫，钻空笔墨，不许夹带片纸只字，俱齐集大门外，伺候点名搜检。一应送考人役，不许挨入东西二栅。

这一日五鼓，察院升堂，免不得各执事见排衙。旧套已毕，又吹打了三通，然后开门。总理官行一日筑一台于大门外，左右两旁，候唱名官逐名听点，鱼贯而入，不许挨挤。大门内搜检一通，二门内搜一通，察院面前又搜检一通。搜检已完，散卷官给了卷子。众女生员领了签，各归号房。分给题纸。题到，静坐注思，不许吟哦喧哗，交头接耳。午牌击鼓一声，掌号一声，各号军领散供给。未牌交卷，堂上击云板一声，吹打开门，只许放出，不许放入。俨然是棘闱气象，倒比那真正科举场中更觉得森严整肃，甚是可畏。怎见得？但见：门设重重，老苍头专司锁钥；号分楚楚，小妮子尽挂牙牌。前前后后，但闻得喝号提铃；往往来来，谁个不巡风击柝。考试官、监试官、关防甚密。东文尝西文尝立法惟严。真是点水不从门缝泄，微风敢许外人通。

倚妆是新宗师科试第一名领批的女生员，虽则是头一牌、头一个先点着他，点过，他倒不望门内进去，竟走到唱名官的案桌旁边立着，候众女生员都点完了方才入常此亦是点名旧例。倚妆老成娴熟，好象是日日进场磨练的，这些规矩不消提拨，一毫不差。其余依次鱼贯而入。

正唱名间，只听得下面搜检女丁高唱一声云：“生员夹带。”蜂拥一人到监临面前。监临喝道：“那生员夹带在何处？”女子笑应道：“藏在阴户内。”监临笑道：“本院闻知闱地闱中夹带文字，多有在粪门内搜出者。这女生员阴户比男生员粪门较宽，况男生员应试七篇文章，女员今生只用一首诗词，所藏纸窠较少，此是真的了，快取上来看。”只见众女丁便手去女生员裤中挖一卷来，两旁火把光中一照，却是几张血淋漓的草纸。众女子不觉失笑，连监临、散卷官一齐哄笑起来。仍叫入他进去。

唱名已毕，即便封门。分给题纸，以春闺为题，各限七言律一首。交卷即时弥封，分落两房。考取中式，呈堂定夺。当时受卷官检出白卷子三束，送监临验过，登时贴出贡院门外，不在话下。你说今日的事体，众姬原有一社，平日掺练揣摩，纯熟已久，如何还有不识字的，递白卷子在里面？要晓得，就是三年应试八千举子，哪一个不经主司类考遴选品题，然后送入场屋，偏有哪不识字的昂然窜入其中。究竟头场二场，成百成千，先借重在高墙之上。况此女流做诗，原不过是个名色。今日总是余丽卿一时得意到极处，心满意足，取兴作景的事，叫女妓应试，倒做了一段绝奇的新文，哪得认真个个是饱学。就其中或有识得几个字，胡乱谄得几句打狗诗的，也少不得高兴与名此试，惟恐摈斥不

录，关在贡院门外。就像如今挂名读书的朋友，侥幸弄得一名科举，恨不把科举二字做个扁钉，钉在大门之外；写个票儿，贴在额角之头，然后临场摆踱，已足生平，哪个肯自度自己的尊腹有也没有，然后来应大比。

女人略会吟诗，便是樊素后身；略会写字，即说蔡琰转世，即如古女博士、女才子等类，强半都是后头的人标榜出名。故此世上白丁居然冒称诗伯。若要象倚妆、文娟、弱芳这样真正会做诗，真正出色的佳人，能有几个。较之那考场里靠那传递代倩，割面换卷的，挨到下午日色西倾，外头的不得进来，里头的不能凑手。头疼眼胀，毕露丑态，这一班人与倚妆等较之，岂非相隔霄壤哉！我又只见那真正读书的秀才，走进场屋里去，便觉文章声色已减了一半。要晓得，试场两扇大门是真有鬼的，一关关了，实是窘人思路。你就此时低声和气，老爷、阿伯去求告东房西号，要他点拨一两个字，只有讨吃许多没趣，谁肯来怜悯帮衬你。故此都要思量一个捷径的法儿，才好过得这鬼门关、奈何桥去。如今那些柜儿风，穿条本裙子，不晓事务，高谈阔论，看举人、进士一发不在他心上。开口说道：子弟们何消得读书，做父兄家不着起早睡晚，吃些辛苦，做些生意买卖，挣他几花纹，买了一个秀才，再买一名科举。端正了路头关节，联好了号房，走进场里去，只要熬他三日三夜的辛苦，那举人、进士不怕不一节打通。象这样容易爽快的封君太爷倒不去做，反去靠那儿子哭哭唔唔读这几句臭腐时文，苦挨苦挣，岂非春梦妄想。即使挣得到手，我们又好半节入泥了，还不得知，他肚皮里几时将这七篇才涂得黑哩！况且文章好歹，那有定评，有银子就是好文章；没银子，任凭你锦绣珠玑，总是嚼蛆放屁。前头这一番说话，若不是老作家、老在行，如何见识得这般老到。当有一个饱学秀才，累科不第，却被盐商木客都钻刺，抢夺高中去了，甚是气了不过，提起笔来写道：富而加教，教以致富之方，银光就是文光；穷不读书，书非送穷之物，穷神终让钱神。今日几百，明日几百，一簿帐，已胜过五车书；今年苦读，明年苦读，万株笔，那如得一杆秤。大凡官吏，几个是淹贯通儒；一介书生，到底到穷酸饿鬼。清夜问天，天乃粲然大笑曰：此非我之罪也，试问尔祖父，读书乎？为商乎？

虽是愤懑不平之语，然却字字的真，可为痛哭流涕。说便是这等说，殊不知他们钻营的，命运凑巧，该破财发积。就到临期，岂得不要吃一番惊喝，受无数苦楚，又恐头路便正气，关节未便得到，事体败露，身家中保，你道可怜不可怜。怎知得我辈真正潜修苦读的人，出之腹笥之中，一字一句捡择真金美玉，写在卷子上，光耀夺人。任凭他雷轰电闪，还道是笔阵文光。

但只是如今世道凌夷，斯文扫地，上官不肯作兴士子，把考试当作一市生意。原价多少，新价多少，凭中说合，现银交易。即没有现物，若是居间硬挣，肯

把担子挑起，也不怕他。所以如今的人，越是穷鬼越要买中，且中出来，再做计较。

还有一说，就是当事或肯认真振作，要取几个真正门生，或是看文章的蒙蔽受贿，或是房官出身，原是岔路货，哪里识得文章好歹。就是簇新的甲科，虽宿负重名，一登仕籍，满肚腌臢，早已将本头括贴，丢到东洋大海，还晓得甚么叮冬。他总有怜才的心肠，究竟替那不怜才的一般。所以苦读的未必得中，哪怕你真正去撞破天门，怀才白首，浩叹一生，安得不把那一伙读货殖传的说了天话去。

故此如今一科之中，尽有那中式出来的，还不晓得今年的题目是怎么样解的，是那一本书上出的。墨卷中就是记得一两句四字相连的成语砌在里面，他偏去了第四字，缩脚做一句，悬之国门，恬不知怪。这是甚么原故？总是五显当权，文昌削职的时节，钱神有灵，岂但称为家兄，直可尊为阿父。正是：文章字字虽珠玉，怎奈家贫大拂时。

满世丈夫巾帼妇，空劳笔舌费神思。

又有苏东坡送李才叔诗说道：

平生浪说古战场，过眼还迷日五色。

人都说文场中实有鬼神把持，不由试官作主。要晓得，这些贪婪试官已是活现鬼蜮，哪里还另有甚么鬼神。此事是丽卿主裁，虽然要秉公一番，恐他胸中还有城府，也老早有红纱罩眼，作小说的替他出脱不来。停笔许久，且看下面何如。

第四回乔御史琼宴辞魂

诗曰：

今朝谁是状元郎，宴罢琼林转自伤。

报道嫦娥离月窟，惊传豸史入兰房。

宫袍零落褫偏早，旗帐摧残掩得忙。

富贵不如平淡好，花间何日再徜徉？

事必三思，岂容卤莽。那才人感愤激烈之气没处发泄，许你吟咏诗歌，形之笔墨，无所不至的讥刺当事，也就够了，岂必定要见诸行事，才算燥皮一常我看如今这些读书的呆子，只因错会意了太史公《自叙》里面两句，“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便要从游戏三昧中幻出蜃楼海市，吐火吞刀，必使见之者神散魄摇，倾动一世，然后咄咄称快。

说也不信，当初有一个奇人，抱才不遇，傀儡难平，每向人前说的都是疯颠大话，竟把举人、进士尽着菲保谁想这狂生疯魔日甚，不但止入四肢，故此回到家里，日日坐在厅上，纠集市中小儿数十，着令拜叩庭下，公然朝贺，山呼万

岁，道：“朕躬已嗣吾兄之位。”以妻某氏为皇后，子为太子，环绕小儿伪授官职，如宰辅、参政、守备、中军名色。卒至流浪颠狂，究竟诞妄而死。他希踪上智之所为，竟反同下愚之必戒。真可笑煞，引句相赠：梦魂中紫阁丹墀，猛抬头破屋半间。

犹忆二十年前，盛作赛神迎会，必要争相搜索，妆扮一个绝奇绝幻的故事，出类拔萃，以惊耳目。你道他有何高论，竟想出一道文章来？自扮做个察院监临，四轿凉伞，仪从鼓乐，拥簇头踏。面前又排列着书办承差，黄袱敕印，其驹从规模，绝类由布政司饮宴，抬入贡院时的景况。你说他恶毒得紧，甚而竟把吾辈偶然不美手脚，至于科举不曾停妥的极法，尽着描画出来。许多着了青衣、带着单纱头巾、穿凉鞋、挂笔砚求告考的生员，攀轿喊叫说道：“三年难得过，恳求老大人作养作养，收录进场，一视同仁。”又有一起学那大言不惭的喊道：“今科解元还在场外。”苦声极气，拚命都叫出来。惹得一街两岸就是致仕相公、丁忧朋友无不切龄腐心。即工辽祠礼之生，亦假助其浩叹说道：“功名二字到此田地，可谓剥尽面皮。”跌脚长叹之声，有如雷轰兵哄。独有凭栏观看的玉女佳人，个个笑破樱桃。正笑得鼻塌嘴歪的时节，忽然撞着真正的官府冲将来，讯知来由，登时拿下这侦察院来，当街二十大板，一哄而散，好不扫兴。

要晓得，凡事都可假，独有官不可假；凡事都可乱，独有法不可乱。装官便吃官打，乱法终为法制。小说先生差了，如这样说起来，那戏场上男子脚色终日扮皇帝，扮宰相，扮状元；女人脚色终日妆皇后，妆夫人，妆小姐，为甚么再没有人去说他，打他？殊不知这些贱业荣妆，都是那前世修行不到的堕落和尚、班驳尼姑，也叫做红尘受用，只好号为五霸，假之而已。

闲话且住，单说丽卿考试已毕，梁、张二房共取中式一十八卷，定了前后名次，齐赴至公堂上察院的面前，假意当堂又摹索比并一番，拆开弥封。

第一卷诗：

春夜愁生枕畔孤，春闺留月满庭无。

思空架上书何限，恨落胸中泪不无。

裘马长衢谁氏子，管弦中夜几家炉。

妾生自许元龙傲，不作乾坤一腐儒。

大座师提起笔来批道：“此卷神倾意豁，绝不似闺中少妇口吻，逼真佳品，取冠多士。”

第二卷诗：

诗多愁绪倚阑干，几帙藏书强自宽。

柳絮入帘池影乱，梅花满地阁香残。

一弯明月侵衣冷，半榻清风惹梦酸。

芳草亦烦深户锁，不知春色为谁看。

大座师批道：“此卷韵致琳琅，丰情荡漾，掷地有声，无非金石。”

第三卷诗：

闲步春阶春意驰，春风春雨乱春时，

相逢柳叶窥人眼，何处梅花入梦思。

只影曾怜双袖薄，孤灯应恨独归迟。

闺中寥落应惆怅，云树依稀可是诗。

大座师批道：“此卷清新秀逸，不减开府参军，未易多得。”

第四卷诗：

春来罗帐晓风生，被底留寒梦弗成。

几卷残书消漏点，半轮孤月伴愁城。

鹃啼未语肠疑断，柳眼初开夜欲明。

受用深闺长寂寞，卓家何处认琴声。

大座师批道：“此卷珠玑错落，满纸淋漓，疑是陇西一流人物。”

第五卷诗：

九陌风尘一望孤，接天芳草遍姑苏。

闺中清梦知多少，客底黄金问有无。

百里平湖浮野鹭，五更残月听啼乌。

只怜空负花前约，春酒如渥懒独沽。

大座师批道：“此卷奇思磊落，一洗脂粉陋套，殆非凡品。”

其余一十三卷都批了取字、中字选定，次日传胪职事官，捧着金花袍仗鼓乐站立伺候。当日众姬齐集门外，听候揭晓。这个光景好象当初唐中宗幸昆明池

，群臣赋诗的故事：殿前结一座彩楼，从臣悉集其下。须臾纸落如飞，各认其名而怀之，单取宋之问“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这一首，即令上官昭容编

为新翻御制曲。今日众姬虽非真正应制，却也相去不多。众姬在门外，远远望见堂上的人坐的坐，立的立，一族人清清洁洁，不挨不挤，甚有规矩。只见卷子已是拆完，传胪官高声唱道：第一甲第一名倚妆上面接连的唱了两声。倚妆

明明听得叫他的名字，不敢就应，直等上头唱了第三声方才底声应道：“在。”

只见一班儿伺候的女人，如飞一般跑将下来，把倚妆推将上去，随即替他簪了两朵金花，换了袍仗，披了一段血流的大红，俯伏在那丹墀之内。上面又道：

第一甲第二名文娟第二甲第三名弱芳第二甲第一名湘容第三甲第一名小淑诸

进士谢恩已毕，其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其二甲六名俱赐进士出身，其三甲九

见：鼓乐喧天，带宫花，饮御酒，全不是玉街上那得意的青毡；彩旗蔽日，骑白马，跨雕鞍，却好似金屋中那乔装的红拂。为甚么也效琼林赐宴，只因风秀才特典怜才。却原何也学金榜题名，总是呆公子挥金撒泼。

却说女状元倚妆，同了一班儿女进士轩轩昂昂，各骑着金鞍白马，张了一把黄罗凉伞，都到宴上来。只见上头坐的是大总裁、两房考，照席陪的是监临御史，两旁是一十七名新进士。中间高结起一座五彩百花楼，楼下搭起一条仙桥。歌诗奏乐，大吹大擂，好不热闹齐整。只这一席的大宴，不知哄动了多多少少的百姓，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来玩耍观看。正是：不道宾兴能骇俗，却传花案是新文。

却说地方上有一个大光头棍，专好杀人放火，嫁祸生风。他的面貌和得好不凶狠，怎见得？但见：髭须长长短短，好象不曾裁就的牙刷；眼珠凹凹凸凸，却是未经磋光的弹子。舌上锋生，不数莫邪干将；心中毒起，强如蝎口蜂针。

这个人却叫做甚么名字？他是苏州府第一等有名好汉，混名就是柳貔貅。你说怎么叫做貔貅？天下世间最凶最恶无过只有山君老虎，殊不知这貔貅又专吃老虎。所以古来比那兵马的威势，叫做“百万貔貅”，正见得没有人可以抵敌得他的意思。

那柳貔貅平日间大模大样，走到街坊上来，哪一个大大小小，敢不去奉承着他。只有这些读书的阿呆，是天不怕，地不怕，鬼神虎豹都不怕的。偏要在虎嘴上去拨须，龙口里去挖珠，拚做这顶头巾不着，擂锣擂鼓赶到前路。只是光棍吃了些亏，常常领了笋干出去，轻则笋干散火，重是独桌相邀。故此貔貅也只是让他们一分，说道：“做朋友的人，就是极柔懦杀，后头总是量他不定。芥菜籽常要落在绣花针眼，哪里有磨大的眼睛，看得后头见的。”但只是余丽卿做人又是少年，又极狂放，比别人便更来得昂藏无数，专喜的是锄强削暴，不肯饶人。虽则不间计较貔貅，那貔貅实是日夜彷徨，气他不过。故此终日要思量寻些罪过就摆布他。怎奈他是一个有名的朋友，况且是世家的子弟，又有银子使用。上官当道未免都是同年故旧，料道些小事情，算来弄他不倒。殊非是谋反大逆，株连三族，这样大题目才好捉他的破绽，一跤跌倒。

要晓得，这些阿呆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所在，原没有甚好事帮将出来，不是打人骂人，就是使酒撒泼。若要他们去做那样灭门绝户的事，断断不做的，俗语道：“秀才谋反，三年不成”恰好这风流罪过正中在貔貅在卵眼里，他就生出一个计较，装成一个大大头脑，说他谋反叛逆，私设官僚，窃效宾兴，预结阴党。竟到察院门前擂起鼓来。

你说貔貅忒也胆大，万一准了他。拿获将来，当堂审出真情，并无实据，岂不要反输一帖。这又有个原故：他他意中道，秀才们做事敢作敢为，开眼着贼

，明明让他几分。至于妓女娼流，只合藏头露尾，如何假冒生员科举应试？问他奉何新旨，擅假官吏开科，就当堂审出真情。虽无法物可据，却有那些妆扮假官的行头可证。这也就是违条犯法的事，饶他叛逆，一定招诬。如此如此算得千停万当，方敢放胆胡行。不然，就算为得个貔貅手段。俗语说得好：一不做，二不休。

除了无常，断乎不丢。

却说那察院老爷，只道有甚军情紧急，慌忙出堂开门，抓将进去，原来是一个告状的人。惹得察院老爷怒气冲天，且不问他的曲直，竟把行杖之签悉递门子之手，总而计之，该打八十。打完讯问，岂知这貔貅祖上忝在竹山传家，已是久成钢的家伙，那怕这几个搔着痒的笋干。打将起来，磕头不已，大喊大叫道：“地方谋反大事，小的如何不冒死禀明，就是打死小的，还望老爷详察。

”那察院是个为地方百姓的真正好官，就是当初包待制亦不过如此。怎见得他的好处，他：正直无私，励志专图执法；清廉自守，坚捺不畏强梁。故此振声名于天下，独揭铜肝；因而总宪度于朝端，威形铁面。允矣，万民保障；诚哉，庶职权衡。彼时察院听见他说：“地方谋反”四个字，却也关系不小，即喝令拖起，从实说来。又对他说道：“谋逆重情，非同儿戏，身家性命只在顷刻。若无确据，希图陷害良民，你看本院是何等衙门，三尺无情，立时就反坐了。”

那貔貅不慌不忙，一步步膝行上前，轻轻的禀道：“小的怎敢掉谎。现今本处有一个余秀才，唤名梦白，家资巨万，暗结凶徒，举动不良，久怀异志。只因未有实据，小的也不敢轻易出首。如今他现在彼处，明张榜示，盗窃名器，大集党徒，号令歃血，委实反情已露，方敢据实报明。切恐一星不灭，得致燎原。小的若只爱惜自己的身家，畏缩不首，连坐地方还不打紧，却于大老爷衙门纵逆容奸大有干碍。伏乞速速整备兵马，趁他事情初起，人心未归，出其不意，一并擒拿。急急剪除，庶无后患。悉听宪天裁度。小的若有虚情，听凭大老爷加罪之后，再复处死便了。”

察院听得这一片胡言，想道：“既责八十之后，却又侃侃而谈，言之凿凿，决非无因。也觉得被他耸动，即时密谕兵巡道带领官兵，径到余家门首，团团围祝连察院自己，骑了一匹飞马跟在后头，一声大喊，抢将进去。

谁料丽卿正在席上吃酒，突然机动，心里有些不然。岂有身居庠序，名教难宽，为何做这孟浪不经之事，一霎时如坐针毡，已觉十分不安稳了。只听得门外人声嘈杂，马蹄如鼓，想来不是好局，必有非常陷害之事，此时不走，等待何时。速忙把远思、又张一扯，同往厅后一跑，开了夹墙小门，跳过墙缺，急摇急摆，望城外一道烟走了。当时三个秀才商量各自分散，奔回原籍不提。

好笑丽卿一团高兴，费了许多银子，如何不打听一个明白，轻轻的竟自逃席去了。假使不是当真来拿他的，岂不把倚妆笑杀，看得丽卿原来是一没担当的呆子，只恐从前的盟誓就要翻悔掉了。我道岂有此理，决要晓得。读人后头若有一步进身，就到那患难迫促之机，自有鬼神呵护，决不把他那个身子死于非命。不然，后头这一段结果，更将着落何人。这也不过是老天因他的后半，故此偏心爱护他的前边，反惹起愚夫俗子一种势利心肠，专以成败论英雄矣。故此丽卿来到临期，先已心动，正是天地鬼神默佑他的所在。那《中庸》上说得好：动乎四体，至诚如神。

你说貔貅与丽卿日常间原我仇隙，又无口角，不过书呆旧样，读得几句书在肚里，见了小人，略觉妄尊自大。这也是盘古至今，无可医的病，如何他就积恨含仇，下得这般毒手。总之古圣人说得好：“满招损，谦受益。”这六个字当铭诸肺腑，是我辈养身惜命的本源。

这般乱世，岂是我辈是志的时节，何苦再不肯自己保重身家，偏要摇摆，把这厮视为仆隶。自我论之，在他不消奉承得我，在我也不必去凌烁得他。平平常常，水米无交的过去，是第一高着。丽卿早识此言，决不弄出这场把戏。

却说兵马进门，但见许多酒席，都是空座。上有一个戴纱帽，穿獬豸补子的老爹，坐在照席上。已是吃得盘空碟净，醉醺醺不省人事的，还在那里叫斟大杯。伸出几个指头，望空替人乱豁，拿三道五，喊叫如雷。却被官兵簇拥拖翻，一索绑起。惊得那些女进士战战兢兢，看见势头不好，拖着花红，带着袍仗，一齐奔散。偏生脚儿又小，性急越走不动，慌慌张张，一步一跌将去了，只求躲避得过便谢神天。你道甚么要紧，但见：喜宴初开。一霎时，张弓挟矢，宫装未卸；倾刻间，弃甲曳兵，窈窕三元。那讨得扬鞭得意，虾楂御史？只落得拍案惊奇，岂非乐极悲生，正是福兮祸倚。

察院大人周围一看，只得一个男人，其余都是女人，东歪西倒，齧觥妖疾，又没有一些器械赃证。胸中揣摩，不过是书生挟妓，徒为豪举。朋谋聚逆，决无是事。因此不究来历，吩咐不必株连，即时传令回院，毋得惊动地方。只拿现获假官一名，也不拷讯，竟将一造龙须大板，打个不死半活。

你这这老焦，一头褪下裤子，一头还讨酒吃，乱叫丽卿不要如此取笑。幸而乘醉受刑，未肯就死。当场复取三百斤样枷套上，标着神？T假官，立枷一月。只正他一个假扮官员的罪过，随即签下安民大榜，晓谕诸民。一概余党，都置不问。

你说，既打死了一名犯人，业有形迹，如何可以根究余党。这是察院老爷明明晓得是一班书呆们作景，设酒聚欢。故此男女混杂，不该冒窃了朝廷的名器，所以只得把焦彦贵置之重法。那柳貔貅也招不得诬罪，其余姑置不究，总是

按台一心只要安静为主，因上不加株连。真是天地父母，居官仁爱之心，借一儆百的道理。只是焦老爷既入罗网，不得不借重做个焦头烂额的上客了，正是：阎罗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

可怜焦老官，一旦风光化为齏粉，挨不到第三日，呜乎哀哉，伏惟尚餐。随后他妻子母夜叉知道丈夫身死，细探情由，知为诗社流殃，冒官速毙，隐恨于怀，遍访这班创典的文人，随会的女客，希图报复。哪知这干人恐防株连，预自潜藏，一时何处寻觅，因此渐渐冷淡去了。

姻缘未就遭磨折，鼠盖高蓬肠欲绝。

席散筵飞惊醉颜，掀天塌地加霜雪。

我甚怜焦彦贵，才陪琼宴，忽然身殒。可见小人连这假筵席桌面都不能够安然享受。只可恨惊散了簇簇状元，赶走了一班新贵。却可恨这母夜叉竟做出那续梁山的手段，实是焦夫人变幻不同，作小说家靠他伎俩，又腾驾起许多云雾。

第五回驾薰风背地兴波

诗曰：

虽然南北不同缘，桂窟生涯亦自妍。

混沌分时原有窍，应教凿破个中天。

从来美男姿色，如宋朝、子都、弥子瑕一辈，都是南风的宗派。后世有要从背底营生者，自当供奉三君子，事如神明，尸之祝之。。然后可指望尾闾川流，驼峰山压，取之不竭，用之用余，所谓取精多而用物宏耳。照明如今的梨园，都奉什么老郎为优祖。你道老郎是怎样一个人物？实是一个婴儿的塑像。想必他生前原是小官出身，死后升做老郎的。凡中各脚色装扮完了，先要到行头箱上，奉老郎深深一个肥揖，方才方场，声音响亮，舞蹈自如。不然，老郎就要装腔做势起来，等你开口不得口，动不得手，露出马脚，一场笑话。竟不知这桩典故，从何处得来？据我胡乱注解，想必老郎原是小官，究竟故此把小官便认作老郎。又闻闽中有一种叫做榕树，凡有小树生长在榕树前边，那榕树必要曲拱老干，斜扑着那小树，勾搭着了，便把枝柯紧紧的缠住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两树盘结，刀锯不开，因而顾名思义，就取名曰南风树。树既奇特，名复典雅。要晓得，最无情的莫如草木，尚然做出这般榜样，正是：草木多情尚如此，如何人肯不云云。

近又看无声戏中有一秀才，以千金聘娶一个变童，花烛合卺，俨然夫妇。后因此童年纪渐大，欲窦盛开，恐怕相聚不久，又虑红颜衰落，日夜抱持涕泣。此童亦深体他怜爱已到极处，无可表着自己的贞节，忽然想出一个妙计来，暗地里自加宫刑，竟将一把利刃割去翘然之物，情愿做了司马迁，自下蚕室。你道这等交情还数甚么同衾同穴。后来又因众朋友中，不嫌气他独占尤物，就乘他

阉割的名色出首，说私弄宦官，弄得家私罄荆直到此呆物故，他还终身扮作女装，柏舟自矢，替他抚养前妻生的儿子。后来其子发了科甲，尚不知抚育之恩，反出龙阳之手。有情如此，安得不借重庠序相公，动张公举，旌奖门闾，以垂不朽。

要晓得，人生在世。岂无好尚。意南而南，意北而北，任凭那欲魔注定。只这一点念头，就是有回天拔山之力，万不能够牵转他的了。今我有个譬如，譬如美女佳人，只好贮之金屋，谓之房稿可也；婬童可儿正好随我四方，谓之行卷可也。如今做秀才的人，那有只读房稿，不读行卷之理。况且两榜人物，行卷内文字好的，然后想他的房稿。抑且论起理来，老天既生出人这两样东西，同归于妙，原不曾叫人只取一样的。我见如今的人，好走后路的，不惜身家，不顾性命，比那走前路的更凶十倍。但不知此中意味，何独深长，至于如此之极。正是：只为后庭能遣闷，不因红粉便忘忧。

话说梁、张二公，当初在虎丘寺里恋着一个天下闻名的小官王子弥，分明是宋朝转世，弥子后身。又与那大来头和尚，叫做三菑，一同在千人石上饮酒时节，相约余丽卿探访花姝。不期这日，梁、张二人撇了王子弥，不带他去，那知正中了三菑这贼秃的机缘，便宜行事。那三菑呵：挂名佛子，寄迹缁流。专走南北两行，酷好阴阳二妙。假斯文，吟风弄月，认为佛印前身；真大胆，饮酒宿娼，赖做济颠再世。大抵万法同归，独此居然第一。

那和尚原与王子弥两个是莫逆深交，情同夫妇。那日在席上，见他替几个朋友猜枚行令，勾脚捻手，已是心里十二分不乐。原有些酸缸发作，醋瓮将翻的光景。当时就要思量发作起来，只因在席的都是些相公，无可奈何，勉强含忍。满肚皮只要他到寺里来的时节，当面与他厮闹一场，也好戒训他的下次。

不料到了第二日，影也不见子弥。三菑甚是恼恨不过，只得跑到他家里去寻他。家里回报说道：“绝早有人来，同他出门去了。”问他到哪里去，却又不肯说。三菑疑心道：“是了，毕竟被昨日这一干人相拉去花街柳巷，走脚通风去了。”气得三菑跌天跌地，叫屈叫苦说道：“毕竟小官没主意，这一班阿呆，你可是亲近得他的。如今的人，不晓得好歹，只说道和尚是不长进的，殊不知，这些阿呆更比和尚又不长进些。那老天已生了这样绝色的女佳人，把你们终年终月终日终夜的弄耸，又可恨认定不许和尚粘着他们的身子。就是和尚背地里相处得几个歪货，好象做贼的一般，犯将出来，是人是鬼，个个诈得着。难道我们做和尚的，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不成？因此这个老天可怜见说道：“和尚虽系出家，却与俗人一样，他身上并不曾少生些甚么。既具了五形，便有了酒色财气四件。若说和尚不该擅动色念，就不该把他生这个东西。既把他这西，又不许他动起念，明系是诱人犯法，殊不公道。所以老天还有情分

，分下一个南北两路来也。明放和尚这条生路，故此生出这些美妙男儿专付僧人，权为妻校那晓得，这些无耻的秀才，偏要撇开自己的老婆，又来与佛门弟子分奇货。想来天也难容，岂非既得陇又望蜀吗？”

好笑这个痴和尚，总是不明道理的说，这美少年原是天下的公器，天下之物当天与天下共之。况且既不识羞做了小官，自然乐与文人寻花问柳，岂肯守着一个光头。尤可恶者，光头沾着色字，不论男女，便要做些故事，拿定是不歇不泄的。女人之所甚乐，未必非男子之所甚苦。还有一着，一般妇人养汉被人耻笑，至于与和尚一头尤为人所鄙贱。说道怕没人相交，偏要去打和尚。抑且要做小官的，守着一个，万万不能。几曾见贞节牌匾轮得着小官身上。就使覃恩特典，如有小官不滥此道者，一概准给贞节，也断不许恋着和尚的小官，滥叨贞节的札付。就是和尚刮落的小官，被相公弄弄，于和尚的体面，有甚损伤，伤必逞凶怀忿，好象杀他的父母一般这等伤心。

一日，三苗正在闾上婊子家时踱将出来，劈头撞着王子弥，一把扯住便开口骂道：“你终日同这班书呆走，有甚好处。他不过多得我几根头发，却赶不上我这一身风月。我与你相处在先，你岂不知道我的此物吗！”

斗粟不垂，金枪不倒。百尺竿头盎背，木樨花窟生香。滴几点之菩提，从此元通妙术，传斯页之钵杖。而今了悟无生，我非托之空言，尔岂忘诸实事。

那和尚半说半骂，把王子弥抢白了这一番。那闾门外是个来往通衢，五方杂沓的所在。王子弥仪容一表，衣冠鲜丽，流名天下，举国若狂。那些赠诗求赐的，门外撞踵，求一睹面而不可得者不知多少。就如当初入李膺之室者，号登龙门，今日想慕王子弥的凤穴而入者，比那登龙门的更难十倍。故此子弥才交卯运的时候，正要结识朋友，相处名公，就是与三苗相交，不过是背地偷情来往，就如今日娼妓人家，明公正气开着两扇大门，招接四方，独有和尚也不兜揽，如何子弥肯把人晓得，作承那秃驴三苗。即有晓得的，无非是三尊大佛，五百尊阿罗汉，恰都是些不肯管闲事的好好先生，故此才不隐瞒他。今朝王子弥把这秃当街出丑，气得他：粉面通红，柔肠百结。泪痕初落，宛如秋露滴新萼眉影微攒，却似春山凝远黛。

王子弥心中暗忖道：“这秃厮，直凭轻薄，可恨之极，不若早早开交，方出我心头恶气。”又想起道：“就是前番梁、张二公却也好笑，特地约我去访探花魁，临期公然撇下。我也只道这些书呆们，不过一时间高兴，寄之空言，未必行之实事，那知他们竟弄出这样大把戏来。我幸不与名此局，还是我的造化。不是我王子弥夸口说，就是遭在里面，那怕三院司道、正印衙门的名来拿我，纵来拿的时节，我自有法儿消解。不象那厮不济事的秀才，就要央情解释，只恐还没处下手哩！我当日举进京的时节，哪个司道官儿、乡绅大老，不来

送礼逢迎。就是各营头将领，也都来祖道饯行。我如今虽做小官的，闲住在家，那些现任父母公祖，都可以名贴往来。不如央个能事管家，送一个贴子到苏州府去，讲这和尚酗酒宿娼。他的不公不法，把柄甚多，我已曾都细开手摺，哪里还论他平日的交情。就是当日灯前月下，设盟发誓，这不过是从古来的旧套子，实从脱空经抄写下来，何曾是我的当真心事。便翻悔这一遭儿，却也不碍我生平名节。”

商议停当，公然坐了一乘大轿，抬到本府太爷宾馆坐下，着阴阳生投递一个治下晚学生的名贴，说要面见太爷的，又送阴阳生一个常例纸包，吩咐就禀一声。你道官府衙门传书贴，是个将命之人，如何取名叫作阴阳生。或者昼阳夜阴，是昼夜走动的人；或者内阴外阳，是内外关说的人。总之，此辈不是阳物，就是阴物也，不消去穷究他。要晓得从来做阴阳生的，都是那些退气的门子，降点调用的。恰与王子弥比并来，都是旧日同僚，况且子弥又有常例送他，不过要他投得一个名帖，禀得一声要见，如何不殷勤奉命。即忙走到转斗边，替他传了名帖。

正值太爷要出堂公座，投入签押事完，便叫阴阳生问道：“这位姓王的乡绅是甚么样出身，为何我本府宪纲册上，不曾有他的名字？”阴阳生不敢隐讳，把他的脚色从头念将出来，说道：“他是个有名的龙阳，出格的戏子。一向在京师里行事，近被科道纠参赶逐出来，闲住回籍。为此各衙门老爷一向优礼他，俱用名帖相见。原不曾入在宪纲册内。”太爷喝门：“如今这厮要见本府何用？”阴阳生道：“他现在寅宾馆里说，要面送什么一个旧相与新恶识的和尚。”太爷听见这句话，便激得他怒形发指，着令拿到堂上来。”

只见许多皂甲跑宾馆里来，对王子弥说道：“太爷请堂上相见。”那呆小官不识起见，也不看个势头历，只道还是好意思，慢慢的装出官腔，一摇一摆踱将过去，叉手施礼。太爷高坐公大喝道：“好个大胆的奴才，见了本府还如此放肆吗？”子弥正要开口，却被两边皂快声吆喝起来。惊得他魂灵半不附体，缩做一堆。太爷道：“你将后庭献媚，丧尽廉耻，辄敢在我法堂作怪，宪厅行妖。”把醒子在案桌上乱拍乱敲，丢下签来，先打三十。两班皂快，登时拖翻，捉头捉脚，褪出妙臀。却与那奉承大老慢慢脱裤，温存捺唾的光景大不相同。

这些皂快见了子弥白嫩美臀，光柔佳器，哪里便忍打将下去。犹如小官们初破那种光景，哀哀的求道：“小的实是害痛，饶了这次吧。”太爷回想道：“这厮不经敲打，我若登时毙之杖下，反为他遮隐恶名。不若出几角文书，申投院道，历数他大胆无礼的所在，将身肆害的原由，把合郡做小官的看个样子。庶使龙阳无种，狐媚除根，未必非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因叫左右，将子弥暂时

带起，锁在一边，听候发落。

太爷又诘问道：“你这奴才，今日到一府来有何话说？”

子弥受吓惊战，一时答应不出，停了一会说道：“小的只为淫僧背恩反噬，当街羞辱，愤他不过，只得奔控台前，不期冒犯爷爷，伏乞详情恩释。就是那假官使吏花案一宗，也都是这和尚挑唆撮合，生端事的。”太爷便问道：“那和尚叫甚么名字？如今住在那里？”子弥又禀道：“那和尚叫三茁，现寓虎丘寺中。是江湖野僧，不知籍贯居址。”太爷一面就出签拿三茁，一面起角文书，要将和尚、小官两个一同解到察院。这也是和尚拐小官的现报了，正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磨到头来没奈何。

但凡说起和尚，就是作孽的多了。独说他这种好色的情状，唤他做“色中饿鬼”四字是极切当的。俗语还摹写得妙，说做和尚的三日不见妇人，看见鼓大水牛，也觉得单眉细眼。故此千谋百计生出多少圈套来，瓷其渔色构淫之念。必须哄动得那些青年的淫妇人，舍身的女菩萨，赴会听经，修斋寄库。这就是他的机缘凑合，时运亨通了。这还算不得畅意，还要打发徒弟四处布施，或拖索拜石，敲梆击板，高声念佛，沿门叩首，托言某处起建某寺，某处装修某佛。只要钩引得到彼处，不怕不成相契。

近日有一处地方，新到一个清正巡道老爷，初下车来即遍张告示，严禁妇女，不许入寺烧香。怎奈恶习既久，还难除革。法令虽严，往来如故。这位老爷妙得紧，不时差人在外探访。一日，探得一个寺中，有无数妇人正在那里结党念佛，登时报知道爷。那道爷佯为不晓，带了几十起重犯囚徒，径到寺里。当佛殿中间，摆下一张公案，公付皂快将和尚房头后门尽行封锁，然后逐件件挨审过去。

那些妇女见官府来，一时回避不迭，都躲在和尚房头，不敢做声，只等审完回去。不料审到黄昏，才审得一两起事。那妇女原来都是些大家妻子，乡绅眷属，断没有在寺里过宿的道理，只得约齐各家僮仆去当官禀明。道爷说：“我已曾严禁在先，如何还有不遵法度的，擅敢犯禁。况今日这干人犯是要紧重囚，本道必须誓神公鞠。况这些无耻妇女，既欢喜与和尚打伙，便多搁几时，也省得来迟去疾，两下里背后相思。今且安心，待我公务毕时，自有发落。”那些家属听得这句说话，越觉心上着忙，不知他有甚计较出来。

等过更次，只得又去哀求。道爷大怒，将各家属必尽数驱逐出寺门之外。叫出合寺和尚都上殿来，除去僧帽，秃着光头，脱得上身赤条条的。搜出一个妇人，把一个和尚驼将出去。驼到寺门外，交割各妇家属认回。弄得一场大没体面，只落得和尚燥皮。把一个孤老臭的光头，亲亲的搯在两奶中间。十个手指头牢牢的挖着两腿缝里。还有妇人那要紧去处，紧紧张开，吸着和尚的尊臀，一

步一颠颠将出去。驼得健燥的又赶进来找零，无所不至的插科打诨。这都是那些前世苦行的和尚，修积来千载奇逢。那时节，寺外旁观之人拍手顿足，大笑大乐，没一个不思量弟落了这两根头发，出家做个和尚。

自此之后，才方断截得这个烧香的路头，放落这烧香的心事。就是这样，还有那不怕事，欢喜和尚驼的，暗地里瞒了丈夫，要偷去烧香念佛。你说和尚有什么好肚肠，撞着一个妇人，毋论好歹，空中摹拟，足足要想他成年成月。若说到南风一道，越发是他该得的口食了。但只南风家数亦有几等，有一班儿与和尚，泛滥不堪的，和尚反做作得无比，定要捡精择肥。有一班儿高抬声价，结交上客的和尚，偏要钻头觅缝，百计求谋，不到手不歇。若说争风厮打，劫夺施行，真正性命不顾，究竟两败俱伤。总之，以“色中饿鬼”四字批之，未有如此之确而当者也。这番三苗与子弥，那堪经太爷押解察院。正是：命蹇似同褫壳鳖，魂飞已是落汤鹅。

鞠躬尽瘁今方已，俯首弥陀可奈何。

此时小官原告，虽已拘系在官，和尚被犯尚未拿获到来。可惜这位太爷是个亘古头老实主儿，忍下得这般毒手，想断然不是好此道的人了。万一被这秃闻风脱逃，那时难道独要一个小官顶缸不成。作小说的反替子弥懊悔起来，早知道不闯穷祸也罢。

第六回饱斋僧当堂独桌

（第一页佚）

那知你生平只消做一件伤脑筋动骨之事，将这些好善的虚文，那敌得过行恶实际。此人是天有漏之因，虽多方奉佛，有何益处。怎奈这些执迷不悟的，贪痴到底，招得这班佛子一发轩张。要银钱就是银钱，要斋粮就是斋粮，要盖造就得盖造，要装修就得装修。那些法儿，生发无穷。有时生发尽了，倒反怪那数间的殿宇，如何尚未倾翻，两旁佛像怎么不遽跌倒，以致施舍无因，化缘无籍。此辈设心，何等险恶！假如今贫儒寒士无可控诉的，即欲向朱门乞其铢两，即欲向慈悲望他拯济，悉属鬼门问卦。何曾有百求一应，反添了许多憎恶不堪。但只是有一班人，学和尚之摇尾而不得者，皆系猥琐下流，非吾徒也。盖是贫非病，宁憎无怜，吾惟不食嗟来之食，虽至死而不变，斯其人为何等哉！要知作福者，未必有功；而作孽者，定然有报。朝廷立法原只是空空的，着成一部爱书，并不曾扯人下来，试试我的法看。如今的人岂不知祸，祸即在现前。偏生要钻到这法网里去，临期懊悔有何及乎！这段光景就象渔翁捉鱼的一般，当河中间，置一篋罾，那鱼儿偏喜悠悠扬扬，游将进来。触着机械，急要回头，已是迟了，断断游不出了。可怜朝泳江湖，夕存鼎鼐，只好供人咀嚼而已。昔有判僧尼一段公案，说得颇确，其略云：无君无父，曰僧曰尼。剃发作

生，偏多青翠。披缁出俗，颇染脂香。掉三寸不烂之舌，平地兴波；摩一对大小之头，藏奸表里。才入富门，连声菩萨；一登宦室，百口弥陀。一串念珠为活计，几张疏簿作良田。数说轮回，报出报应，愚惑些老媪娇娘。更有不言隐事，启发尽童男稚女，无非诈骗为媒。油岂燃灯为佛，竟资炮炙之羹。米将作饭为炊，兼奉膏粱之豕。知妖察祟，身夸佛老之灵；饶舌钩言，心蓄大蛇之毒。释名而贼行，呆呆世上之懒民；朋奸而共欲。直是色中之饿鬼。误人坏俗，彼既废呼其伦；毁刹焚经，我当处之以法。急置重典，断难轻赦。

话说那三苗和尚，一时恨恨不平，把王子弥抢白了这几句，只望他回心转意，照旧相交，岂知竟成反目，悠然而逝。不惟悠然而逝，骤然翻转脸来，竟到府堂上降下这一天大祸。那和尚还昏头搭脑，困在鼓里，且自在街坊上闲行摆踱，连自己也晓得，为着甚事这般精神恍惚。且去簇新寻了一个净室，搬去住了，叫做二即庵。他本好色之徒，倒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标榜本来面目。那净室如何幽僻：回山曲水，人迹稀疏。

修竹茂林，鸟声接续。

他也不揣自己文理不通，杜撰一对门联贴在静室，大大的二十二个字道：三百六十日和而不流，一年四季中尚亦有利。

大抵和尚清闲无事，未免胡思乱想。每想到微妙去处，不觉兴致勃发起来，就要无所不至的形容出来。你道他对联对子中藏和尚两字，一联是好色要不泄之意；一联是贪财要不空之意。

一日，三苗坐在庵里又寂地想起，说道：“我当初住在虎丘寺的时节，曾见那些游山女客，朝夕盘桓，好象玉女临几，天仙下降，个个千娇百媚，人人似玉如花。好端端我这两只眼珠，生刺刺常被他们勾去，但只是望梅而已，终不能止得渴来；画饼而已，如何可充得饥来。似我这般做和尚，何曾看了甚么经！何曾念着甚么佛！终日绫裤罗衫，摇进摆出。到晚来？O厌饮，极欲穷奢，只有这件要紧东西，煞是可怜可恨。到那危急之处，无可奈何，只得将这几个嘴鼻子孙汤风抵浪。也只好先叫他们洗刷干净，曲躬静待。我把平日所心慕的，不拘是男，不拘是女，观想一人，移花接木，借此作彼而已。就是东邻西舍人家，何尝没有妇女，何尝不与小僧往来，却都是些平常粥饭。这样的货物，也还不知费了多少的心思，用了多少的钱钞，挨了多少的时日，吃了多少的惊惶，才得到手。况用那肯打和尚的婆娘，又偏有许多认色；满颊油光，三寸面皮三寸粉；浑身漆黑，一人行货一分钱。

身边带了一个海葫芦，恨不得将我们做和尚的，不拘大小，一齐都要收拾在内，不露一些影响才好。那如得梁、张二公所见的倚妆、文娟、弱芳一班儿，这等俏丽。我为着他们也不知虚空摹拟，害过了几十场单思大病，咽过了几钵头

沫唾涎津。睡梦间也不知，错认为几百遭徒弟法孙；暗地里也不知，错叫了千万声宝命心肝。就是醒时节，也亏我挨过了几十次的黄昏夜雨，月朗风清。真个为他死边得活，有苦难言，几首罗老子即日具请。

近闻得他们装娇做势，难以图谋。况他们结交的都是大模大样，极不济的也是在庠的相公。动辄要将和尚挥拳凿栗，如何敢虎口撩须，故此忍耐到今。如今闻得他们为花案一事，焦彦枷死在察院门前，余丽卿已经逃窜别处，并无影响。打呼得那察院老爷仁宽宥，只处死焦彦贵一人，余党尽行不问。那倚妆等情痴不断，还在那里思想他们。我如今心生一计，不如假造讹言，先去惊吓倚妆的妈妈，骗他收拾些行装，奔往别处。我便从中设起机关，任凭他诺大鲸鲵，不怕他不入我渔翁之网。

算计已定，预先空欢喜了一夜。等不到半夜，开门打户，乱了两个更次。只见东方上有些白影，即忙披了袈裟，戴了僧帽，竟往倚妆家里，直抵厅堂。妈妈连忙迎接，三茁恭然合掌，轻轻的说道：“客厅人杂，不便密言，有甚么静僻去处，细细一谈。贫僧是个出家之人，论起来不该多管闲事，唐突造府，只因做和尚的心肠极软。况有我们佛门中，以慈悲方便为第一功德，所以不拘形迹，造次请谒，望妈妈恕罪。”妈妈道：“老师父上刹何方？素不相识，有何见谕？乞道其详。”三茁道：“实有所见，不是传闻。贫僧昨日有一薄事，打从察院门前经过，正值察院老爷升堂理事，好不威势。两街总甲巡风，栅外不许闲人行走。贫僧到了那里，无可奈何，只得闪进一家施主门内。只见声声扬扬说道：‘大老爷目今为余秀才谋反，昨日打死了焦彦贵，今朝会同各衙门官商议，要拿花案有名的男女人犯，要按法处死。’贫僧彼时听见，只好念得一声阿弥陀佛，这个如何使得。心里想道：人命关天，如何轻易说个尽行处死。那时欲得是探听花名，谁敢传出一些消息。少顷，只见有一个公差，手里捻着一张朱票，从院里走将出来，唧唧啾啾一路念道：‘仰该地方官，速拿花案犯倚妆等一十七名，解院正法毋违。’贫僧那时耳朵里偶然听得他念这几句，吃了一惊。妈妈，你道贫僧为何吃这一惊，只因倚妆这个名字，曾在耳根头听得甚熟，觉得有些关碍，贫僧一时再想不想。自听见之后，直到想今朝，方才有些影响。贫僧记得倚妆与余丽卿相公相知，余丽卿当日又与贫僧是忘年之交。但不知这倚妆与妈妈是何等样称呼？”

妈妈道：“就是不才的小女。”三茁说道：“原来就是令爱，如今事势急如星火，老亲娘还该放出主意，预先躲避，省得临期致有失误。古人说得好：‘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事到其间，那时迟了。此系贫衲一片热肠，特来告禀。就此告别。”妈妈听了，慌做一团，再三留坐，还要问他一个明白。三茁假意，只是要走不肯坐下，望外去了。

妈妈即时唤出倚妆，一头拭着眼泪，一头埋怨说道：“你这大胆婆娘，干得好风流事，如今身命难保，不指望靠着您赚些银子回来，巴个快活日子，到要我老人家吃惊吃吓。未知究竟如何？”倚妆道：“为甚原故？且说一个明白。”

妈妈就把和尚的话一五一十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即要逃躲，暂避风波。倚妆道：“不可轻信着他。我也曾识得这和尚，不是好人。当初在虎丘寺里，我同姐妹们玩耍时，被这和尚跟来跟去，百千做作，逗留我们。今日莫不是他乘此机关，希图奸骗，也不可。妈妈若要搬移，还须叫个的当之人，到院前打探，有了的实，那时移也未迟。况且一个三院拿人，毕竟要经由地方官，辑获中解，且等解到方才尽法。如何这般迅速？就是要置我们于死地，如何先写说‘解院处死，沿路读与人听？也不似三院行事密不通风的格式。万一堕落奸谋，穷途遇害，那时懊悔也是迟了。”

你道倚妆为何不肯轻易搬去，只因他意中还一心只想着丽卿，万一移远了这个所在，丽卿一时寻找不着，如何是好。故此要妈妈打听得一个明白，直到没奈何田地，逃避未迟。那妈妈听了倚妆这话，把头乱点说道：“说得是，说得是。”就叫一个小使跟了，同到院前仔打听。原来和尚所言，毫没一些踪影。已知贼秃设弄机谋，心怀叵测。

却说三苗见过妈妈，一路思量，走到庵里，欢天喜地，朝天大笑说道：“这一番才是第一出奇计，还要想许多奇计出来，方可赛过陈平。”自言自语了半晌，猛然跳起来道：“妙哉！”

妙哉！毕竟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只等妈妈搬移，依法制度。”跑到佛前，深深的稽首道：“只求我佛护持，诸天着力。”

不想过了几日，竟不见响动，好等着不耐烦。只得又来探信，请问妈妈消息，更比前番捏出些凶狠话头，激动妈妈。那妈妈已曾先与倚妆算计停当，骗那三苗进内去坐。及至坐了，摆出无数酒肴，称觞致谢。妈妈开口道：“不是师父一段美情，我们也不知这般厉害，只是一霎时就要搬动，也难寻得安稳去处。况且囊中羞涩，如何轻易行得。”一面将些言语挑动和尚，一面着人就到院前抄了安民的榜文，私下放在身边，作一个把柄，就中还有许多妙用。

和尚听见妈妈说话，句句的打入心窝，暗道：问我去处窝凹的所在，凭我指引；说到囊中，不过做些钱钞，可以任我发挥。连忙答应道：“妈妈不须愁虑，当日孔夫子曾有言，君子周急不总富，见人患难而不救者，其人必不仁。贫僧有一俗亲，现住杭州西湖十八涧，屠沽为业。地方幽僻，居址清闲，妈妈何不暂避他家。设使搬运无资，这个不难，即刻即奉白金百两，赠作穷途之费。若使贫僧吝此些须，日后倘与余相公相见，有何面目？请问平日要结交朋友何用，况且贫僧最恨的是个锦上添花。”三苗口里不曾说完，只见门外一个人轻

轻的咳嗽了一声，与妈妈打个照会。妈妈开门出来见了，连忙假哭，转身对三苗道：“适才又有人来说，察院老爷已行文书到府拿人，张挂大告示，不分首从，依律处死。不知此信果是真否？今日料已搬移不及，须得挨到明早就好了。满望老师父大发慈悲，慨然周济，定当衔结。还要相恳同老身到察院前探听消息。老身系是女流，又不识字，又无熟识，开口告人，甚是苦恼。”三苗道：“这事想是的确，不消再探得了。”妈妈道：“总是今夜收拾，明日五更起身，这半日是空的，走一遭也好。”可笑这三苗和尚，只道妈妈一片真情，连自家也忘记，前边是火囤说谎，即便立起身来，叫妈妈同行。妈妈又唤了一个小全使，身边带了抄的告示，三人径投察院来。

正值察院坐在堂上，妈妈假装怕惧，探听觳觫的模样，猛地里一把揪住三苗，尽着死力，拖他到栅门左侧，高声大喊。你说，察院门前人山人海，岂没个解交？见是婆子扭着和尚，必有非常冤屈之事，所以人反拨刀相助。惊得那和尚屁滚尿流，竟不知甚么头由。妈妈这般光景叫做：心关机械天难问，运落风波梦亦惊。

那和尚虚心病发，陡见这般势砂，如何不怕。死命千求万告，挣脱要走。却被妈妈紧紧扭住胸襟，死不放松，叫道：“淫僧指官局骗，望大老爷青天正法”察院老爷虽是堂高路远，却如空谷传声，听得叫喊声音，即时叫那巡捕官：“外边甚么人大胆？”只见几个牢子手赶将出来，把妇人、和尚一齐锁将进去。察院老爷问道：“那妇人叫甚么名字？有何冤枉，扭住这和尚，敢来本院叫喊。”妈妈道：“在老爷听禀。”禀道：“具禀老妇马氏，生女倚妆，幼亲文墨。偶遇狂生余梦白，伪扮花案，冒犯爷台。恩蒙宽释，明示安民。突出淫僧三苗，不守清规，素谋奸骗，指称爷台朱票，擒拿花案人犯致死根由，前来通报，诱氏母女，即时避居，彼族希图，设网打捞。切恩神明公断，止将首犯典刑。覆载之恩，有如天地。大胆奸僧，敢行诬骗。若不予鸣，民等必遭阱陷。情极喊叫，冒犯青天。伏乞依律诛奸，恩同再造。上禀。”察院老爷听了大怒道：“何物奸僧！肆行无忌。指官吓骗，王法难容。你如今在本院跟前，还有何辩说吗？”三苗只是叩头流血，哀求速死而已。

正在施行拷打，不意恰好府里，将王子弥中解到院。公差投递申文：除未获和尚一名，照提在案。一面添着捕缉，带了子弥一齐跪在丹墀，伺候发落。哪里得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子弥跪在堂下，一眼看着堂上，只见在上头拷打的就是三苗。子弥喊叫上前，从头到尾，一一禀明。察院老爷不觉大笑，说道：“作孽投网，扑火自焚。如此淫僧，罪不容死。”一发把这变童一并开除。可见凡人不要奸险过火。

你看，王子弥，不过因受那几句狼籍，就要去害那三苗，三苗不过一时间妄想

，就要去骗那倚妆。总是一般狠毒心肠，那知道究竟害了自己，自己吃骗而已。可见天道昭彰，报应都在现世。我看如今世上的人，大凡设心，总没有一个不是子弥小官，总没有一个不是三茁和尚。看到此处，各人也要稍稍省悟些儿才好。古人说过的：“如此如此还如此，点点滴滴不差移。”察院老爷即将子弥、三茁二人叫取大样毛板，各打五十。子弥原是一个娇娇怯怯的少年，如何熬得起这板子，他的性命也不到打完，先归乌有。独有那打不杀的和尚，打到二十五双了，还是好端端的。察院老爷又叫取院前样枷，枷号一月。喊屈妇人，逐出免供。我说可怜不可怜：一个白雪雪的东西，乱敲青竹；一个圆光光的物件，高托方盘。到此莫提身后事，几时还作出圈人。何消一月，不够一时，不怕不圆成正果。正是：佛经果不谬，自作还自受。

和尚与小官，一旦同休咎。

好一个花枝小官，忽自投黄堂法网；好一个伶俐和尚，倒落在老妇套中。子弥告人而被擒，太守认真到底；三茁被告而不到，老妈作法迷僧。浪打东西，萍踪忽合。杖下蔽辜，板上结果。都是无端作合，烟云缭绕。看将起来，这些未发觉的和尚，与那正得时的小官，俱要各各惊戒，切不可犯。三茁终归拙，子弥由自迷。只是那焦彦贵虽经正法，还有不服输的妻子母夜叉孽债未完，魔头未断，料他是不安祥的种子，必有甚么计较出来。看官们吃杯苦茗，待不佞为他饶舌。

全屏

第七回母夜叉诉逢马扁

诗曰：

无端生死倩谁怜，作孽英雄下九泉。

铁面堂中宜执法，乌台阶下岂无天。

高悬秦镜非虚设，战栗寒霜敢近前。

欲效杞妻城不倒，焉哉乎也亦徒然。

你看察院风采，这等决烈。既处了焦鬼，又处了子弥、三茁，花案两字竟置不提。母夜叉老娘也该打听明白，不必要去鸡子里去寻出骨头来了。无奈株帚破箕，天生一对；黑猪乌羊，色样成双。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岂非古今一定不差的道理。你道焦面鬼配了母夜叉，平日有甚好事做出来？花案一节，原是文魔韵事，谁要他突地撞来。可知不是丽卿有心害他，也是老天晓得他的恶积满了，断不容他再活了，特地借这个花案美名，等他死得风流；又借了他这一死，替了丽卿等不该死的人；又出脱了倚妆等不可死的人。假如焦鬼彼时能

不贪怀，亦在逃脱，安知不借重这花案场中一应主考门生，并内外职事员役，同到那三尺无情的法堂上去比较一番，虽不至九死一生，却定是多凶少吉。如今单把这焦鬼一人替死，事到其间，天乎？人耶！吾又呜呼恻之。但据他平素所做的事，犹未足以蔽其辜，因此老天又使那不安分的母夜叉，不去听天自悔，还要生出枝叶来，找完孽帐。你道世间那些裘老三，可是轻意惹得他的吗？

雀角鼠牙，兴万波于指掌；

朝秦暮楚，赚两造之金钱。

不佞每看见人家，一小小衅，与讼师商量，毕竟要弄讼浪滔天，刀风泼地。若得他粪金摆布，偌大的事，他也会弄做鬼火无踪。既可兴无风之浪，又能息有浪之风。任意纵横，莫可端倪。总是各衙门是他财库，各差役是他傀儡。勾着一人，弄得你七颠八倒，越好做作，死咬不放。一纸之原被皆是挣子，上官之喜怒尽属钱神，更有什么人跳出得他圈套。即如当初苏秦，亦战国之讼师也。被人行刺而死，齐王大索刺客不得。苏秦临终叮嘱说道：“须将我尸车裂，以殉于市，大张生平罪恶。如此，则行刺之人自来押到请赏。”果然依了这个法儿，立拿此人处死。可见奸雄做事，直到断气时节，还有绝妙计策出来，赛过诸葛孙吴。老讼师之所以可敬可畏者在此。

话说母夜叉，听得丈夫把察院打杀了，放声大哭一场，买了一口棺木，去收殓尸海只见许多的仇人冤户，倒有替他做孝子的一般，团团围住尸首，轮流看守，不许他亲属收领，要腾到他骨肉狼籍，身首异处。那夜叉心生一计说道：我若径抬这棺材去，他们看了，毕竟要打得粉碎，必须如此如此。一径先走到尸边，对着众人狠狠的骂道：“我丈夫狗才，平日作恶，死有余辜。为妻子的只好终日苦劝，反讨个吵闹不休。今朝这番现世报应，可见天也有眼睛的。不要说列位老爹们欢喜，就是我为妻子的，眼面前亦觉得干净了许多。我如今毕竟要了死人的肉，咬他一口下来，出了我的气。列位大家也都业咬他一块肉落来，将他送入千人坑里，也出了列位的气。”才说得完，竟装一个虎势，就象要赶过去，着实咬他一口的光景。倒是众人一把扯住，说道：“大嫂，且不要性急，听我们说。若论起焦鬼在时，这般行凶，就把他千刀万剐，也还出不得我们气来。只是焦大嫂这样贤慧，好歹分明，我们如何还敢动手。不然，倒是我们不晓得好歹了。”众人渐渐散讫。

你说这个母夜叉，也算做是女中闲汉，却把他一番鬼话，哄得众人冰骨，霎时都去了。分明是一段楚歌，吹散了八千子弟。当时四顾无人，连忙就把尸骸装下棺材，抬出郊外安置不提。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偏是阴人阴险多。

却说母夜叉，明恨丽卿所为不良，不怪问官执法。已闻得丽卿同了远思三人逃

走出城，不知下落。终日容心，暗行缉访。不在话下。却说司茗，自那日与主人分散，没处寻觅踪迹，好不十分焦躁。忽然想得起，主人不在别家，决在某处所在。一径跑到那里，直进内室东张西望，并没一人。司茗煞是疑心。正在踌躇，却瞧见主人坐在一间房里，手捻衣带，愁容可掬。司茗喜不自胜，连忙叫了几声。丽卿听见司茗声息，只道官府拿着司茗，寻到这个所在，唬得没处躲避。那司茗又接连叫了几声道：“只我单身，并无一人在此。”

丽卿呆了半晌，方才放心开门。主仆二人，抱头痛哭。说道：“司茗，司茗，花案之事，我们原是偶然耍子，不知按台何故得知？猝然遭此大祸。又不知当日现获到官人犯，怎样发落？就是这班逃窜女郎，存亡若何？”随即催着司茗探听焦官人下落，并到倚妆家里报知，现躲某处的消息，兼报知文娟、弱芳说，梁、张二位都暂回籍去了。千叮万嘱，叫倚妆放心，姻缘已有定盟，不必多疑，待事稍定，即图聚首。

司茗奉了主人之命，竟到倚妆家下，潜入内厅。只见一个女娘，斜靠在一块太湖石上，把一只手托着香腮，一只手理着裙带，不情不绪，象是他心里在那边想着些甚么的一般。司茗整整立了半个时辰，他还不曾看见。司茗想道：“这个女娘光景，定是倚娘无疑，只是如何恁般憔悴，连我也认不真了。轻轻上前一步，低低的问道：“姑娘可就是倚娘吗？”接连问了几声，方才听得回头转来，看见是司茗，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你从何处来的？你相公这几时的那里存着？你为何直到今日才来？”司茗听了，把倚妆仔细一看，也着吃了一惊道：“果然不差，却是为何这般消瘦？竟不比得当初中状元的时节了，叫我一时也识认不出，想是只为我家相公思量坏了。我相公是那日席上走散，权且躲避。那张、梁二相公已俱回籍去了。如今这件事情不知如何下落？又恐怕倚娘惊坏身子，我相公终日思想，特特着我来一看。”因把丽卿吩咐要说的话详细述了一遍。

倚妆不觉掉下泪来道：“这件事是你相公一时文风，谁知惹下这一天大祸。如今那姓焦的已被察院打了，又枷死了。多亏那察院不究余党，所以我们还得安然无事。但只是你相公还未可就出得头来，不能够就会一面，如何是好？我又闻得那焦家的妻子，日夜在外面，要寻你相公讨命。就是你在路上走过，也要小心避他。近来又添我妈妈终日的埋怨，好生愁闷不过。”叫司茗：“略等一等，待我写封字儿寄与相公，通个消息。”走进房去，正要拿起笔来写，那妈妈听见司茗声音，激激聒聒，跑将出来。司茗乖觉，听得妈妈说话，恐怕走来纠缠，惹出事来，也不等他写书，一溜烟竟走了。倚妆看见司茗已去，知道他为着妈妈出来的原故，也就把书笺掩过，只多添了一番饮泣余悲，因作七律一首，聊以志恨，诗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

无端离别谁堪诉，俗作音书恨未通。

愁绪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

双轮不住分头去，耐尔西驰又复东。

做完了竟自去寻文娟、弱芳两个，一来通知远思、又张回籍的说话，无非是惊喜忧思光景，彼此相同。

却说司茗别了倚妆，一路回来，刚刚的撞着母夜叉。那夜叉先看见是司茗走来，倒闪过在一边，直等司茗走过了头，回将转来，夹??豆*颈一把揪住司茗，要还丽卿消息。司茗虽则惊慌，却还有三分主意，只是抵死回复不知，说道：“我正为相公，没处抓寻，在此着急，若晓得相公所在，我也不在街上跑了。”那夜叉手里紧紧扭着司茗，口里又花簇簇骗着他说道：“不妨，我家官人的死，原与你相公无干，只恨那出首的不好，故此气他不过。我如今要寻你相公非为别事，不过要他走出来，替我做一个主，商量计较。出得这一口气，就死我也甘心，定要这条性命活在世上何用！你道我娘是什么样人，肯轻轻的饶过了人不成。”你看司茗倒也老到，明晓婆婆诡计，左支右吾，决不说出真心话来。

正在解交不开，不好了，劈头撞着一个双天字号的恶人，名叫贴天飞，专惯哄人告状，打点衙门，不知弄坏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比之焦鬼、貔貅，不过是他的门下鹰犬。见了母夜叉，吃惊问道：“焦大嫂，你为甚事恁般厮闹？这结扭的是你何等样人？”夜叉道：“原来就是老人家，正要造尊府告诉，你还不知道吗？我丈夫焦大郎做了一世好汉，却被这小使的主人，叫做余丽卿，结识那些歪鸟刺，做成花案一事，被人陷害，击鼓喊首。察院老爷只道是真正谋反大逆，撒兵围拿。那一起能干的都鸟飞兔走了，偏我丈夫是个老实头，不识起见，单单把他一个拿祝带到衙门，定了一个假官排宴罪名，一造大板，立枷一月，不到得三日死了。其余正紧人犯，倒是一概免究。如今他们好不安安耽耽，在家快活。老人家，你道我气得过气不过！”说了，不觉捶胸跌脚，哭天哭人的哭了一常抹干眼泪说道：“今朝天可怜见撞着这厮，只要他身上还我余丽卿，就万事全休。不然，我先给他到府县里去，当官动起脑箍、夹棍来，不怕不招，落得多吃了一番的苦。”

看官们要晓得，贴天飞是一个钻天遁地，闲行中的老道长，这样事情已是老早晓得。况且又日日在衙门照壁边寻趁衣食的，岂有不知道这般样惊天骇众的事吗？但到此须要自己打算一盘。故此推个不知，从新考问根由，方好兜揽回来。这是做讼师的诀窍。对夜叉吃惊道：“果有此事！这路上不是讲话的所在，大嫂可带这人同到舍间坐定，从长商议便了。在下虽是不才，一则官司已见得多了，况此事又甚得理；二来又与彦兄最称莫逆，没个不尽心筹画的道理。

”夜叉正要寻人做帮手讨命，不期天缘凑巧，撞着贴天飞。喜出望外，即时带着司茗竟投贴天家里。

一进得门，随唤妻子出来，先把夜叉着落开了，好与司茗讲话。司茗咬定牙根，说道：“小人与主人彼时都在席上，一同逃散，各奔生命，不相照顾。为此正走出来访探主人消息，撞着焦家老娘。你们就把我送到官去，我也只是这几句说话，听凭如何摆布。”贴天飞听了司茗说话，倒也没法，且去先骗着夜叉，自有道理。那贴天飞老大跑进跑出，意思量要掘他一孔藏的光景。

那贴天飞连忙走进去，扯了夜叉到一间密室之中，商量计较。又叫人在外头守住司茗。说道：“这件事打起官司来非同小可，上而司道，下而府县，都要飞狠的状子进去，还恐未必就准。要晓得在下笔底云云是不肯饶人的，毕定有一处撞着。况且在大嫂身上，略加用力敲打，那有不象流星火跑一般的。只是一说，必须各衙门先要破费，买牌连差，承行招房，班上铺堂，管事门子，打进水儿关节，这些要紧着数，在下一力担当。定与别人做事简省大半，官司稳稳得胜回来。但不知老娘可收拾得些铜钱银子出来吗？俗语说得好，三军未动，粮草先行。若是用去一倍，包还十倍。这不是在下夸口说话，只因那花案中都是些娇嫩女娘，受刑不起的，一到官不怕他不大块拿出来买命。岂不是个现成的富贵。”

夜叉听了这一番的话，十分称心，连忙起身回家，凑集些银两，好做官司本。将司茗交与贴天飞，约定明早做事。贴天飞张得夜叉出门，又来甜骗司茗说道：“诸凡行止，一应在我。你要不吃官司，要洗脱自己，听凭分付，无不领教，只是非钱不行。”司茗身边虽有几两银子，自家算计，决不可露形，满口回他说道：“多蒙指引，敢不遵命，但我实不知头脑，到官只一条性命。若肯开恩释放，自当衔环结草。”贴天飞变着脸骂道：“你这不知死活的人，我们坐中军帐，管官事一生，不知替空口白牙说谢的骗了多少。你见从古到今，有几个衔着环儿的黄雀，有几个结那草儿的老人！我明朝先显个手段把你看，把你送入牢里，匣床鸡笼，小小受用，不怕不死。”

司茗也就随机哄他说道：“老人家休得着恼。我有一个至亲，就在左近，颇有家私，要设处几两银子也不难的。只要放我松些，走去取来便了。故此求你，自然不敢忘恩。况且我的性命，悬在你的手里，难道怕我没个法儿，走上天去不成？”贴天飞回嗔作喜，对司茗说道：“这个才是。你若放出本心来，断断不叫你叫苦。”贴天飞料他身子既在这里，不怕他不拿出来的，待我先骗了那婆子的到手，再作理会不迟。

到第二日，夜叉果然将丈夫平日诈骗来的，约存有十多两散碎银子，包做一包，双手递与贴天飞。千万做事，要求豁辣些儿。贴天飞接银到手，蹙着眉头叫

苦，说道：“偏生今朝又有要紧事，不得工夫，也没奈何，说不得丢了，替你去走一遭。先要连他两个飞狼差人，请他吃个东道，随即画出灵符，投将进去。管教金刚叫苦，小鬼头疼。只是一件，家间这几日适做了孔子在陈，急忙里要寻个安安，替我负些米儿，再没处找觅，未免要略耽搁几日才好出门。”夜叉性急得紧，听见这话，满口应承：“这个不难，舍下还有陈米几石，即刻着人送到宅上。但请用心做事。”贴天飞有了银米，只得鬼混，往外行走一遭。到晚回来，对夜叉说道：“一应事务都已妥贴，在本府正堂老爷处，只待明早进状，后日签押，第三日先把司茗捉到。火笔灵符，立拿花案人犯，并当坊里总、邻佑，轰轰烈烈。但是须得央个情面到官，包你百妥万稳。替你老娘算计，就是典尽家堂，卖完土地，出了这口大气，也还是千百分便宜的事。”夜叉真个回去，又将什物家伙并田地房产收收拾拾，央了一个中人走到大户人家，鬻典三、五十两，全付贴天飞。

贴天飞见这注大财已经到手，随即约下两个伙计扮做府差，竟到夜叉家里，手持朱票，立拘原被到官。那夜叉一字不识，见了这红董董的牌票，只道是真。贴天飞又向夜叉说道：“府里太爷知为花案一事，云系院老爸已经宽赦，不肯准状。亏了央的情面，坐在后堂，只不起身，立逼他准。太爷却情不过，方才发承行讨牌签押。我又送了该房重重一个包儿，立刻送进牌面，登时签出，不知费尽多少心机。如今先带司茗到官审录一番，然后添差严拿余犯。可快收拾些酒饭，请二位公差吃了，只等午堂带到。”那夜叉欢天喜地的到厨下去了。贴天飞唤过司茗走出门外，索他前日所许之物，许放一条生路。那司茗见了公差，已觉几分惧怯，随将身边银子双手送与贴天飞，再三哀求释放。贴天飞接了银子，恐他身边还有，将他包肚内细细搜索一番，实是空了。又吩咐道：“放你一条生路，不可忘了。”丢个眼色，叫司茗去罢。那司茗如鱼脱网，一溜烟不知往哪里去了。

进得门来，恰好酒饭已备，即忙吃了起身，对夜叉道：“可叫司茗出来，带他同去。”夜叉吃惊说：“不曾见他进里面来。”贴天飞假吓着道：“我分明见他进去的，方敢放心吃饭，你再进去看来。”夜叉跌脚埋怨贴天飞，贴天飞又反埋怨夜叉不小心照管。大家吵做一团，单了一名正犯。贴天假要出门，两路去赶。那二位公差道：“你们如此做事，真象儿戏一般。

他若要走，此时不知走下几十里路去了，你往哪一路追赶他。这个既是要紧的人，你们头先就该交把我等，我们两伙计收管着才是。况且如今将近午堂，刻限难违。事已至此，作速商议如何回法。且回了官，再去慢慢寻缉。我们不过为好叨情的，不要带累我们打板子。那时面红面赤就不象体面。”贴天飞接口道：“这也说得有理，但只回官之说，全要借重二位。”袖中取出一个纸包

，也不知是铜是铁，递与公差说道：“好歹今日且回了官，明日造府再议。

”公差接了纸包，应允去了。正是：不施万丈深潭计，怎得骊龙颌下珠。

你看夜叉那收尸的时节，何等临机应变，不亚是巧计的周瑜。偏有这千伶百俐的贴天飞，笼络如神，赛过了智囊的诸葛。不是魔王，怎降鬼母。贴天飞既打发伙计出门，假陪着笑脸走将入来，对夜叉说道：“老娘，你且息怒。这也没有在下的处。我们做讼师的本心，要为着人，比那割股的良医更胜十倍。今日司茗之走，也是一时天意，我与你皆有罪焉。如今也不必埋怨了，且商议目前之事。今日差人虽去回了太爷，也只好暂宽期限。若是日久无人，定然要提原告，岂不是诬告的罪名了。如今在下又有一计在此，管叫余丽卿等人万难脱网，一个个捉到你老娘面前，出你这口怨气。只消小小神通，再不另要你老娘破费大钞。但是随便措得些盘缠，同我如此而行，不惟避了府中拘唤，而且宿恨顿消。”说罢，大拍着掌，连声叫道：“妙！妙！”

夜叉听了府里要来提捉，也觉张皇。又风说到不消费钱钞，可报宿仇，岂有不顺之理。即忙问贴天飞道：“有何妙计！万乞指迷。”贴天飞从容回顾，轻轻说道：“我有一个嫡亲母舅，现任北京兵科给事。他连年有书来接我，我因盘费不周，是以延挨至今未去探访。日前花案一事，实系叛逆重情，那察院概从宽赦，原无此事。我如今只消叫家母舅上一弹章，说他’隐匿重情，得贿卖放’八个字，圣旨必然批究。那时余丽卿等人，何怕他深藏狡兔，少不得要画影图形。一班儿捉将出来，岂不泄你老娘这口恶气。此事不宜迟了，恐府差缠住，便难脱身。老娘作速收拾盘缠，即同在下起身。依此计行，万无一失。”夜叉听了这话，好不耸动，即忙打迭包裹，跟随贴天飞出门。

一路行来，不觉已到高邮地面。两人投了歇店，明早再行。当夜，贴天飞探听夜叉已是睡熟，悄地起来，将夜叉行李并自己铺盖束缚一处，罄卷回南。展开鹏翻雕翎，撇下牛头马面。可怜：失路婆儿鬼画容，分头错乱赶春风。

千山异境何如远，两片精皮总是空。

娇羞不作闺中妩，悍泪扬扬气如虎。

听着贴天飞去了，只剩焦婆落焦釜。

落焦釜，不相顾，干鳖杀，真个苦。

依然已是一贫殍，未卜前途谁作伍。

次早起来，急得夜叉叫天不应，入地无路，方才醒得从前一路都是骗局，并司茗也是得了他的银子，放他走了。甘把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当，收拾得干干净净，寸草不留。如今无处投身，只得沿街求乞，再作计较。这都是焦面鬼作孽的报应。正是：喜非容易易于怒，恩不能多多在仇。

半世含冤冤不了，一时加恨恨无休。

语云：小拐子撞着大拐子，恶人自有恶人磨。一个母夜叉，现是罗刹转世；一个贴天飞，又从魔队生来。重重制伏，如何可免。总之，千万个讼师都是一爷娘胞胎所出，但这等讼师，连阎王十八层地狱中的鬼卒，也都怕他死去作吵，倒要保佑他长生在世。焦老娘既为乞丐，已是揭过一板的了，殊不知热闹生涯，又是这老乞婆做将出来，连我捉起笔来要写，几乎笑断脏肠。列位，你道为何？

第八回老驿丞命弃流妖

诗曰：

蝼蚁一命自天来，谁说囚妻可自媒。
贪恶不知三尺法，风骚还惹一身灾。
乞婆老怪真如狗，驿宰新升颇似虺。
失接朝京清御史，可怜共作一坑灰。

那母夜叉自恃口谈来得，又撞着贴天飞，想没有做不来的事。谁知一着不到，满盘是空，然后知世界都是妄想结成。如老叫化害相思病，风流情种，一妄也；惰贪婆自捡新郎，高结彩楼，二妄也；黑虎跳居官嚼民，装妖做势，三妄也；三考官回家阔绰，列名宪纲，四妄也；假斯文卖弄才学，偏要刻诗稿，刻考卷，刻窗课，盛行一地，究竟露出马脚，五妄也。这五妄，如今亦不知果有这样人否？还可恨世上有一种假衣冠，逼真叔敖，真鬼魅，尽属黎丘，胡行混世，机关极其深暗，尤其可恶。假如小小前程，也要费尽钱钞；随缘干来，也要凑着官运；顶戴得起，还要在京里坐守听选，不是五年三年不得到手。若说他凄凉旅邸，终日把岁月消磨，就如那充军徒罪业已问成，重复望赦一般守着岁月，岂不可怜。

要晓得，此辈的官衔，毕竟比芝麻大些。也不可笑他铜臭，便轻贱了他。假使这班人，果能自家谨飭守分，该做的去做，就象委吏乘田，抱关击柝。当日大圣，何尝鄙而不为。胡能以孟氏之道，做仲尼之官，安知草芥前程，不高作如巍峨科甲。就是小小职分，尽忠竭力，自当于在生前建立名宦牌坊，死后请入乡贤供养，受享春秋二祭。强似如今两榜人物，进乡贤祠的，不拘好歹，秽杂不堪，是人是鬼，都供养在里面，岂不辱没了先圣先贤吗！

至于当今士夫家政，一发不甚之极。簋不饬，帷簿不修。外则官体峥嵘，内实端方不足。虽则从来极蒙最势利的老天，多方盖护着他，听他像意施为。到了这个时节，连这老天也觉得十分看他不过，只得要捉他一个破绽。翻转脸来，把他自家显遭天戮，家财没入天府，妻子不免流离，子孙不得昌盛。横行累世，取祸一朝，这般榜样颇多。故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此在高官且不可，况卑职乎！在名族且不可，况暴发乎！箬帽天公，靴尖秦岳，比那前说五妄

，又妄之妄也。

说话贴天飞，生出这个计较来，不过是哄那婆子。又放这小使临期走了，才好改调进京，把前后银米尽数开销。又把他的被铺行李乘机卷劫，运跳高飞。单单撇下这痴婆子，权做一个异乡孤客，生死悉凭尊命。忍心害理，一至于此。贴天飞既满载而归，一心只要思量同妻子受用，又恐怕天来算计他。自家想一想，说道：“就是这老苍会算计熬，那里就轮得到我。况且我比貔貅不同，已自柔软一半。若与焦鬼并衡，自知薰莸各别。我不过是日常间，僭讨人些便宜，骗些许钱钞，日日念几声阿弥陀佛，销释罪过便了。我曾见如今还有万恶不赦的，只靠得口里吃些素儿，好端端还是活在这里。何尝有甚么天理报应，都是如今这些好说因果的，嚼嘴嚼舌，哄弄愚人，如何哄弄得我辈。”不觉自己高兴得紧，谄出一个曲儿，叫名《鹧鸪天》：赛过良平智识多，更兼浏撒快如何。紫霞觞满频频劝，金缕衣新款款歌。浮白堕，乐妻孥，人生几度醉颜酡。从今学念声声佛，下界阎罗不怕他。

却说母夜叉既被贴天拐骗，没处栖身，无可奈何，只得挨到高邮驿前，鳖威威的坐着。一来此处还可以遮蔽风雨，二来靠着这大马头的去处，哀求过往客官，舍得一、二文钱，还好买些汤饼充饥。终日没事干，替那些披枷带钮的流徒，在门首说说苦话儿。不料这一日也是他该造化到了，忽然撞着驿丞老爹，纱其帽而圆其领，摇摇摆摆，独自一个踱将出来，巡视缸只，忽然看见夜叉，便开口问道：“你这妇人，并不象我本驿囚犯，为何也住在我衙门前？这个所在来往官员甚多，诚为不便，速速别处安身。”那夜叉虽则半老，若是扭装些风致，却也投合饿眼。只见驿丞问他，故作娇声低语，回复了几句，绝不象当初捉住司茗，如狼似虎咆哮咆哮的光景。你道他今朝的喉咙为何闭塞不响了？只因他接连饿了几日，少些气力，又在失时失势的时节，凑着机缘。正是所谓：人逢喜事偏增好，饿瘦腰肢学楚妆。

那焦娘子虽是闲汉的妻子，在乡党间颇持大体，只有他人前说话。如今是落局之际，因此低柔和美。又加十二分的做作卖俏，引得那驿官不觉眼花缭乱起来，霎时间魂灵儿飞在半天云外。况兼他二十载离家，久矣有鳏在下。往日在京坐守前程的时节，身边又没半余钱，就要到柳陌花街，高兴发头，不过是数椽子，挂炭的勾当。不可常试，只好望天空想。如今已叨现任，业有关防在身，一些胡乱不得，颇自寂寞难熬。纵有一两个门子随身股役，却比那儒学里才成精的东西，更年长几倍。巴不得要使个法儿，等面前这些驴马畜生，忽然都变做妇人，斋我极鬼一斋方好。若是要思量在这驿递衙门，趁出钱来娶房妻小，除非再转一世。

因此就想把这个婆儿，既无根蒂，若得我刷刨起来，抬举他做一位驿宰夫人

，谅他也决无推阻之理。慌忙走进衙去，着人唤他到厅前来，问个来历明白。夜叉从头到尾，一一告诉一番，深恨子身无倚。驿丞不觉大喜，登时款进私衙，设处两件现成的衣裳，装裹起来。当夜排设酒肴，竟成洞房花烛。夜叉也落得将错就错，强如去那教化大行。当时就有那吟诗赠贺，嘲得好笑。

寻思孤驿可怜宵，忽见佳人鬼面娇。

半载丐婆今富贵，多年鳏吏恣逍遥。

巫山绰约邮亭配，阆苑猖狂趣事饶。

试问闺中谁氏女，又精本姓是巴焦。

又有《满庭芳》一词：

黑项拖云，横眉扫月，天生怪质难描。驿递邮亭，马嘶驴号。一点淫心蠢动，五更春兴偏饶。诉衷肠不尽，休负好良宵。古驿黄昏夜，风标裊裊，愈觉天烧。强供阔嘴，显出龟绶。只恐欢来无几日，便须恩断开交。凭鬼刹，削磨狗命，始信祸根苗。

过得几时，不想夜叉十分作怪起来。画粉搽脂，吓杀牛头小鬼。挥巴挝脸，惊中怒目金刚。把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官儿，平白地矮矬了一段。夜夜要云雨，朝朝要酒肉，支尽奶奶威势，吵闹街坊邻里。那管你干系官箴，竟把自家当做了一个内衙的鬼刹，亲管的上司，不怕驿丞不终朝跪迎拜送。要晓得做驿丞的，一双磕膝头原是跪惯的，他也乐此不为疲。只是在夜叉婆，还该回想几日前自何等的来历。一旦衣食充足，云雨如意，也就略存他些须做官的薄体，未为不是。大凡是忘本的，那个肯回头返顾，得水不福抑且妇人是水性杨花，一发流浪惯的，在夜叉正在叫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忽一日，驿卒报到，苏州府察院老任满回京。马牌到驿经过，须要整备，驻马下程，酒席掉换，添拨马匹，人夫舡只，并一应随行官役花饭使费。只因钱粮缺少，正在忙做一团，千方措办。顷刻又有一报，接到说道，前站禁止驿递钱粮，一毫不用。这位大老爷比别位不同，两袖清风，一心如水。舡内止有文书一只，随身衣服卷箱一只，空舱飞渡。凡是沿途，一概公赆常例，护送官员人役，随路遣回。真正清兼严肃，绝不露一些的？G马行为。并不象如今的承差，不拘早晚临驿，科派需索，打骂施行。备了人夫，又要干折。既干折了，又要人夫。抓拿驿丞如蝇虎，提放驿丞如猴猕。如叩头虫，不时起倒。如失？W马，冲突奔忙。气喘喘，忙急急，不知此驿丞之苦，何时得歇。孟子之书，有述置邮传命之语。邮者，牛也；置者，舍也。亦可以舍放了这个牛的意思。今何幸此高邮驿丞，撞着这察院老爷，宽恩深爱，如此简剩只要驿丞远远的在崖上叩头跪接，呈递脚色手本便了。那驿老闻得此信，满心欢喜，又好与夜叉安心快活，在水口等候了几日，还不见来，只得着人到前路探听消息并无踪

影。一心又记挂这乞婆新婚，多添这乞婆，时时刻刻叫囚徒出来催他进去。只得回到驿里，再行打听，正是：无官一身轻，有妻万事苦。

却说察院老爷，原是做官清正得极。今日任满出境，被本处乡绅秀才，良耆百姓，携老挈幼，一齐卧辙攀辕，跟出城来，挽留拦住，不放开舡。齐声喊叫道：“老爷铁胆铜肝，冰清玉洁。我等情愿伏阙啊阁，恳留回任。终不然这样一位好官，忍放去了。就象我们，一旦没了父母，如何是好。”不停一刻，越发陆续聚集来了，察院老爷只得自己立出舡头上来，分咐说道：“本院自从入境以来，恪守官箴，颇渐旷职。虽无甚苛政，加害尔等，亦未尝有甚好处，为及地方，何必如此费心！在尔等纵然苦留，在本院坏了这巡方常格，反加本院逆天大罪了。”

要晓得往常旧套，一个官府去任，不论好歹，自有那一班惯做头的学霸，纠合出来，恳挽留恩，习成故事。不比得这一番真心实意，万口一词。察院老爷无可奈何，只得又转请司道府县各官，相烦安慰这些百姓，不可这般造次。那晓得这些百姓索性大哭起来，山摇地震，不能解散，说道：“当日汉有寇恂，文武备足，有牧人御众之材。光武命守颖川，后朝廷又召为执金吾，征他还朝，被百姓遮道呼曰：‘愿借寇君一年’。寇公毕竟被百姓留镇。众力回天，此虽异代之事，我们也要缘此例。难道大老爷做得寇公，小的们就做不得寇公的百姓吗？”察院只得泊舡一日，希冀天晚百姓们自然散去，那时连夜开舡未迟。那晓得这些百姓，一人传两，两人传三，团团围守，直到天明，长宵露宿，必要敦请回衙，方才罢手。

整整乱了三日，就有议造生祠的、请建名宦的、脱靴遗爱的、镌刻碑文的，倒把那些荤饭大老，倚仗着百姓的一片真心，乘机生事请功，便好从中兜敛使命公分。传启如飞，真个叫做鸦飞鹊乱，众口难调。殊不知这个事关朝廷，断断不能回的。百姓们不得已，只得各各拈香、随舡远送。夹岸如蚁，遮云蔽日，直到三百里之外。察院老爷恐怕众人辛苦，开了舱门，又从新晓谕，苦劝一番。方才如山崩地裂一般，罗列拜哭，三回五转，依依不舍，然后渐渐的怅惘而返。此真三代之遗事，千古之奇闻也。察院老爷犹恐随路还有人赶来，因此分咐水手，不许一路张扬，悄地速行，竟从高邮夜渡。

好笑得紧，察院已曾过了淮安地方，那驿丞还尚昏睡，高卧不起。察院老爷虽没有计较他的意思，但是旧规全统不可坏了，故此那一班随行的员役不肯甘心，就着几个承差，率领几个牙爪，复回高邮，只叫驿丞出来。问他缘何既裁革了一应使费，反敢藐视宪台，不来迎接。那晓得那新郎一时听见，已是惊得屁流尿滚，手忙脚乱，却被差公一索牵出，下舡回话。不到半路，活活吓杀。

你说一个人做驿丞，不知迎官送府，历过多多少少的风浪，就象鼓楼上的鸟儿

一般，如何就被这承差惊杀了。况且他原是承差出身，为甚倒怕承差，且又死得这样快熬。只因他原是一个有年纪的老人家，多添近日新婚，虚损呼呼喘息，如烛遇风，呜呼哀哉！竟捐馆于驿邮舟次。方知收留迷失夜叉，原是与鬼为邻，究竟死而后已。从此夜叉仍前叫化，后亦不知所究矣。当有歌谣传诵：跳黑虎前程，这蝼蚁，居要津，虾弓捣蒜不消停。派三名五名，趁三分五分，赔钱倒贴难供命。叹邮亭风雨凄凉，驴马伴黄昏。

何处遇妖精，乞婆儿，天作成，干柴烈火前生定。拚三更五更，未三旬五旬，眼儿流泪，腰儿硬，太无情。承差似虎，结果老风情。

话分两头，却说司茗当时乘机脱回，把前项的事一一报知丽卿说道：“如今府里太爷已经出差拿我。我虽脱逃，势必严行缉捕。况夜叉进状，必然将花案事内的人，一并具告。相公避居此地，终非稳便。况且小人又不能出头，难以传消递息。不若早避地方，庶免祸及。”只得商议隐遁之策，但只心心念念，放不下倚妆，复对司茗说道：“我今与你同去，相会倚妆一面，再行何如？”司茗道：“这是万万使不得的。那夜叉用了许多官司本，满望太爷究出根原，偿他丈夫性命。岂料被我逃脱，愈加痛恨。相公此去，倘撞着他，惹出事来，不是当耍。世上的事，常是芥菜子落在绣花针眼里的，这个断乎不可。”丽卿又想道：“我今此去，未知后会何时，怎样通得一信息与倚妆知道，也免他朝夕悬念。”司茗只得应允道：“再无别法，还做我不着，再去走遭。就是撞着这厮，我自有法儿脱卸。相公作速修书起来，付我送去，回来就好上舡赶路。

”丽卿写书已毕，交付司茗去了。随即收拾行囊，打迭登舟。正是：从前作事都无谓，祸到头来只自知。

若不预先生计较，临期那得出头时。

可见恶人报应，毫发不爽。清官播誉，公道彰明。话中两路彰瘕，宛是一部春秋劝惩，大既已尽于此。但只贴天飞如何倒容他活在世上？只因世人险恶，老天故意生出此等人来，假手磨灭。直到磨灭殆尽，然后慢慢的再算计到他自己身上去。就如处置母夜叉一段情白，也算得是奉天讨罪了。至如丽卿逃得干净，司茗通得线索，重新整顿笔墨。看官们，静听可也。

第九回挈相思月舡偷泛

诗曰：

昔日风流今日若，谁知苦处为风流。

更番颠沛情犹热，转展流离意自稠。

山水生涯非我愿，风霜活计动人愁。

从来有聚还须散，聚散都因我自求。

谚云：避难如逃雨。将何处可以容我之身，而得宽然有税驾之地乎？往岁婺州

大被兵燹，有一个富户将自己的爱妾，同了一个女伴，藏在地窖子里面，内中携带了许多干粮、明炬，上头覆着石板。真正叫做风影不露，鬼神莫测的事。专候大兵入城，安插过了，然后开放他们出来，不过是几日间的光景。不料大兵一到，却好经过此地，履着石板有些浮动，疑心底下毕竟有金银财宝藏在里头。掘将开来，不是寻常死货，却是一双活货。不觉大笑，喜出意外，负之马上而去。故知数不能免，虽逃何益。余丽卿总是个没搭撒的文人，做出这般戏耍的怪事，得脱逃幸耳。况情不可极，乐不可纵，何可不顾前后，恣其所为。到此客旅生愁，寒蝉泣露，尚不知前路去向，料应与故乡永别，此苦岂可尽言。因摘咏钟景陵之诗道：十载形魂凡屡定，一舟情事不堪终。

别经覆雨惊涛后，见在清风朗月中。

然虽如此，要晓得丽卿、梁、张二公原不曾犯了色戒，不过以怜才之心，优待那些青楼才子。正见得世上半多蠢汉，那晓诗词，不过借此表彰一番，取笑当世诸公。况他三男三女，虽各私下配认，并不曾有半点肉麻，一毫苟且。丽卿辈意中，见得有才有色的女流，真是现世琼瑶，天然琰琬，何能不为天地珍护至宝。就是文娟三个这番惊散以后，并不敢倚门卖笑，但以诗文彼此唱和，遣怀静待，惟祝望天缘作合而已。品质清高，风流绝世，还有如倚妆三人的吗？故今虽彼此各如惊鸿飞散，云影飘扬，吾意必然有五丁巨灵，替丽卿开辟险阴。祥风瑞雨，替丽卿遮护风波。喜神呵拥，福曜盘桓，一往定有佳构，必无歧路生悲。即如鸳鸯谱集内，说有一美人，已曾为巨盗动载飞艇，万无生气救止。忽被张旭点睛画龙，凭空生出云雾，大兴烟障，弥布狂风，只见顷刻间天错地暗，竟将彼美摄取到一个所在顿。一时，绿林豪客尽供巨鳞一饱。要知天地间的事总是一个常理，有才的，天必重之；有色的，天必爱之。你看：若是老天不好色，嫦娥怎占广寒宫。

话说丽卿与司茗商议移窠，断难耽阁，只是与倚妆看看隔绝，未免施他不下。即时修书一封，着司茗飞报倚妆，切不可象前番不小心，撞着夜叉耽误大事。司茗持了书，急来倚妆家里。倚妆一见，先已泣涕如雨，拆书念道：忆昔屏花心结，就月盟联，生死之期，不忘自矢。不期贾祸风流，天涯面隔，只缘业障未除。又欲片帆飞去，新暎者迹，常接者神。想仆之与卿，犹卿之与仆耳。第恨鹊未成巢，萍终无蒂。山耶！水耶！不知此身飘泊何所。相见未有期，愿永诀于一言。倘能两心相许，不我遐弃，是则仆之所深幸者也。投笔哽咽，不尽欲言。

倚妆对书唏嘘不已，叫司茗稍候片时，再勿因妈妈不辞而去，随即捡幅花笺，含毫写意：念妾虽是烟花下质，颇外丈夫气概。此心匪石，未易轻移。君是读书人，自有本等要做的事。断织投河，妾当效尤。勿云微氏之故，遂至堕名

毁行，遗笑前人。不知腰间斗大之印，不备尝辛苦不可得也。何不弃此，奋翮云霄，拾取青紫，于妾与有荣施。若夫守志负洁，不负前盟。此又我自为政，何烦辞说乎！故古有临岐泣别，题诗寄赠。牵裙留连，订期重会。此等唧唧，我不忍为此态也。各不相负，惟在一心。能彼此相信得过，必有机缘自合耳。至于道路之赊，风霜之若，千万珍重，珍重千万！

书已写完，就遣司茗别去，不心在此稽留。

司茗捧书回复丽卿。丽卿读罢，深感激劝之言，颇重相成之意，且泣且叹。遂与司茗即日商议远去，说道：“我们如今往哪一路去才好，或窜于西泠，或蹈彼东海，未知广柳车中果能藏季布否也？因记得当年，曾有一个嫡亲的姑娘出嫁在三衢地方，只因路途遥远，迄今不通音问。我小时曾见过好几面，仪容还有些认得，此去只好到他那里。若得相依，亦是穷途际遇。只是还有一说，万一姑娘先已去世，那时又叫我投奔何人？要晓得他家定有子妇，或者叙起亲情，原是姑表一脉，岂有不相识认，不相款留的道理。但只是此去，还该隐晦，恐有鹰之逐，聊溷鸡鹤之群。我的本籍姓名断断不可露出。我想姑娘姓鲁，我如今也改做姓鲁，单名昭字，表字易水。正取当日春秋时，鲁昭公次于易水的故事。这真是迹类亡猿，于谁爰止。”即便同司茗，叫了一只小舡，竟抵杭州。一路凄凄，不知从何处说起。随着司茗检出旧时笔墨，无非是满纸凄凉，一腔离恨，口占一调，名曰《巫山一段云》：非为秋风瘦，春心竟不收。黄昏有月破云头，青光到处幽。罗帏应有梦，梦里亦知秋。巫山有路觉来悉，无语一扁舟。

三日，到了北新关，登了岸，直到江干。正值八月十八日，潮生的日子，但见：石门夹浪，忠臣怒气三千；江岸奔涛，壮士雄心百尺。天连水，水连天，掀开银海；尽处真，真处尽，迭起云头。装成瑶岛，想从弱水飘来；冻就冰山，岂自龙宫推出。

易水见了，江涛滂湃，水势崔巍，不觉流连感慨，浩然长叹曰：“白云在天，苍波在海，悠悠我心，竟将谁诉？”因同司茗慢慢而行，不知不觉已到了富春交界，正是：江潮迭怨三千丈，直到严滩恨始休。

那晓得走了半日竟走了岔路。山瘴朦胧，日云暮矣。四顾彷徨，莫知所措。易水正在踌躇之际，忽地里草丛中钻出一条漆黑大汉来，手里拎着一根无情短棍，腰边挂着一口雪亮腰刀。奔到面前，拿起棍子，望易水劈头就打。幸喜易水看见得早，晓得势头不好，把行李包裹尽数抛撇不顾，将身闪过一边。虽然逃脱无恙，但只是不见了司茗。不知他躲避何处，又无从打探寻觅，又不敢高声呼唤，独自一个，好生悉闷。何况易水与司茗两个虽系主仆，实是琐属流离，相倚为命。正在徘徊眺望间，忽听见前面草里渐有声自，淅淅簌簌响将出来

，象是还有人在里头动作的一般。易水只道是优藏的强盗尚不曾去，或者是个老虎伺候吃人，究竟不知生死若何，老早的吓得一身冷汗，手足酥麻。你道是什么物件？恭喜，却原来正是司茗，凹在这个草中，伸头探脑钻将出来。走到易水面前，放才放心。

当夜两个好不若楚，又没了行李，又没处去寻客店，没奈何一步挨一步，不知东西，挨到一所破古庙里去，住了一夜。蹲到天亮，路有行人，方问得一条出路。又不知走了多少里数，走得到水口。幸喜司茗身边还带得些余钞，不曾把强盗钦颡摸将出来，雇了一只船，直奔龙丘。一路风霜，黯然行色。乌鹊南飞，伶仃可叹。易水就在船中，遂咏远水诗一首，诗上说道：烟雨迷人去，悉多境屡更。

水疑云际合，塔似雾中行。

远树疏还密，回峰侧更迎。

凄凉惟自慰，聊遣棹歌声。

不多日子，已到岸口，两人起了船。若无息足之地，就遍处去探访鲁家，并无音耗。只得遥指酒帘，聊将憩止。那店主人看见他们两人都是光身，不见半户行李，便问道是哪里来的。司茗道：“我们是苏州来的。”店主人道：“既是苏州来的，难道出行远路，一些铺陈也没有？我们这里，现奉上司明文严禁，不许安歇面生可疑之人。却不是小店不留二位，只因官府兜搭，不时查访，难以容留，请到别处方便罢！”易水只得哀告说道：“小生姓鲁，唤名易水，是苏州府学秀才。我两人是主仆，同来探访亲姑，不期绿林被动，所以孑身到此，惟望容留一宵，明早即便辞行。”那主人说道：“既是相公，原该留歇，但不知令亲是甚么姓名，住居何处？倘离此地不远，何不竟到他家，也省得一番起倒。”

看官们，这话极是说得近情，但不知易水只因不晓得姑夫的名字居址，故此不能够竟到他家祝若是晓得，也不到你店里来，看你的嘴脸了。当下易水只得含糊应他。究竟说话猜疑，却被主人严下逐客之令。不免仍到庙中，相陪神圣，再过一夜。两人哭哭啼啼，在神明面前拜了几拜，祷告说道：“若得指引迷津，不致为异乡饿殍，那时重修庙宇，再整金身。”许下一个大大愿心。你看：亲云不系东西影，野鹤宁知去住心。

到了第二日，又去满街探访。好似穷人无归，做了一个穷途痛哭的阮籍。只是如今怎么样好？身边盗余都已用完，姑娘家里又寻不着。跑来跑去，倏忽又是一日。况且这个所在，并不象昨日，还有个庙里可以存身。风烟稠密，都是人家，如何是好？两人无计可施，只得傍晚坐在一个人家的门首屋檐底下，打盹安息。不觉寒风侵扰，神魂恍惚，唧唧啾啾说了一夜的苦。

那晓得里头管门的人听见了，疑心起来，说道：“为何此时半夜三更，门外有人说话？这个定是不良之人了。”又听了半晌，还不住声。轻轻开出门来，一把揪祝等到天明，传入中堂，去见主母，听赁太太处分。你说不奇不巧，那太太是谁？不是别个，就是他的姑娘。太太道：“看你这般齐整一个后生家，端不象似下歹人，却为甚么原故，暮夜匿身在此？事实可疑。”易水道：“小生原不是个歹人。小生原是苏州府人，只因探望姑娘，中途被盗。店主人见我主仆罄身，俱无行李，不肯容留，只得暂借尊檐安歇一宵，望乞详情。”说罢便潸然泪下。

太太却也仁慈，见他这般光景，想必是个良家儿女，到这里落难的了，便问道：“你既有姑娘在此，为何不到他家里去呢？如今你的姑夫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易水道：“我姑夫姓鲁，只因长江隔断，久失往来。就是我那姑娘，止在幼年间见得一两面，故此姑夫的名号都不曾晓得，所以寻访不着。我是姓余，名昭，表字易水。我父亲曾为宰辅，原系名门宦裔。我也曾进黉宫，只为父母双亡，家业凋零，不得已思量投奔至亲，来到这个所在。”

太太听见这话，不觉打着自家心里，暗自想了一番，掉下两行珠泪。回顾左右使婢，说道：“我家也是苏州，也姓余，我哥哥曾为相国，今与这人所言一一相合，难道就是我的侄儿不成？若果系我侄儿，我如今又没有儿女，他又没了父母，不如等我收留在此，教他读书。所头若得一举成名，也是我的本源一脉。欲得遽要认他，万一他原非瓜葛，假附乔枝，那时识破机关，却不把人笑杀。欲得不去认他，假使果系我亲枝，任他飘流旅邸，觉得心上又过意不去。我如今有一个道理，再去盘问他一个的当，然后收留不迟。我因记得起，我的哥哥当初只生得一个儿子。那孩儿生出来，腋下便有三颗黑痣。以此相验，决无差谬。”遂转对易水说道：“我的母家也在苏州，听你的说话，我的家世却与你的家世相同。我只为路隔三江，多时不通音问。但我家兄曾有一子，生下来的时节，他腋下便有三颗大痣。若是没有此般色认，别的都不必讲了。”

易水听了，一面口里连忙叫有，有，有！一面流水开怀相示，果然无异。易水惊喜交集，泥首膝前，认了姑娘。太太就叫出仆从男女都来叩头，以谢昨夜冒犯之罪。登时排列家宴，与易水欢叙洗尘。又对易水说道：“你的姑父不幸早丧，又无子嗣。虽有些须家业，究竟不知是哪一个受享。况且我的年纪日就衰老，眼前并没有一个亲戚，可以倚靠得的，意欲留你在此，就如亲生的儿子一般，你可搬取媳妇，同来一家居住，你却意下如何？”易水道：“侄儿孤身只影，虽曾聘得一个媳妇，尚未做亲。一者为家道艰难，一者为功名未遂，以致愆期。必须置身霄汉，方议完姻。今朝幸得姑娘荫庇容留，不使侄儿为异乡穷

舜，何异恩同怙恃。”太太随即叫收拾书房，安顿易水住了。

易水到了第二日，想起对司茗说道：“我们若不是前日的神明显应，安有今日。”叫司茗即去买些香烛，同到所住的那庙里，一则来拜谒神明指引之恩，二则来专保佑倚妆三个安然无恙，日后团圆的意。正是：浮萍才得些须蒂，又惜杨花尚远飘。

身在江南心在北，春情何日睹桃夭。

指望投奔姑娘，尚在模糊境界，忽然撞到怀里，一番抚摩亲切，谓非庙中指迷不可。公孙弘东阁待客，魏文侯拥彗迎宾。即此尊姑，亦是女中丈夫，非寻常人也。然而即次之安，尚属小事，尤恐花案终成祸水，未知何日果是丽卿出头日子。

第十回凭好梦鬼窟全生

诗曰：

共蒂花翻向日娇，春光未尽忽萧条。
几经坠雨阶声乱，况复凄风树色飘。
歧路孰携莲步怯，扁舟空载旧香漂。
悉将泪眼看长别，一任浮萍去影遥。

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昔有咏行路难者曰：“闺中少年忽远游，罗帏半卷凉生秋。我独辜幸限河梁，即之不得徒忧伤。行路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生离死别间。”况且女人家出路，更与男子汉不同，又是在流离颠沛之际，其苦可知。然而要晓得，从来不但文人命遭磨折，即有才之女亦多颠连。天下有庸庸猥琐之品，而坐享痴福者，必是白丁与丑妇，始得保富贵以终天年。安寝食以免悉虑耳。如此之人，则亦何足以存亡有无为轻重哉！故倚妆不幸有此一番迁播流离，总是他锦章奇字，都化做啼香泣粉。原是自己才貌所致，于人何尤。苏东坡、韩昌黎俱命坐磨蝎，虽享文名，各受折挫，甚至降点流窜，极于远方，而执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止。然止足以彰其名誉之美，何曾损彼至德。总是满前荆棘，境路不宽，惟有文人学士多罹此苦，非庸辈可以抢夺得去的。今以倚妆之才之美，即将苏、韩大手笔例为并重，以称鼎足，未为不可。

话说易水，多亏了他姑娘，留在家里。收拾从前孟浪春心，仍亲书史，绝不似当初风魔故态，颇有发愤为雄的意思。这也不须提起。

一日，偶凑一位过往大官府回京，路从江南苏州府经过，听得父老歌颂前任巡方德政，遐迩合一。即汉之张纲，唐之李佑，宁之唐介亦不过是口碑载道，舆论金同，诚当今圣朝之真御史也。这过往官府，已是击节称叹。又闻拷问花案一宗，杖死首犯一名，其余都置不问，说道：“只这一案，可谓宽严得体，情法兼尽，雅不欲以书生妓女游戏之事，株连无辜。即此已便见铁面所为，不恶

而严之妙政。”致京中遍传此事，总是极口先赞叹察院的公明原故。不料满城尽数晓得花案奇闻，无不盛传新异，既奇其事，又奇其人。殊不知袁令昭之西楼记中有品曲，卢次？F之想当然内有评花，何往非才人美女之佳致。正是：看尽好花春卧稳，醉残红日夜吟多。

只有苏州府一个客商，贩了许多绸绫缎绢，往来京里字号店中发脱。其人生平专好的是寻花问柳，好说新文。正要束装回南，只听得都中盛传此信，错会了主意，只道是不好的消息，好不替倚妆辈怀着鬼胎。捷忙回来报知倚妆妈妈。那妈妈心里一口猜着是母夜叉在京中干下事来。惊得一家大小哭个不了，凄凄惨惨，好不痛伤。大家都来埋怨倚妆。

倚妆被人埋怨不过，心中暗忖，只是放不下丽卿。但他已是出亡在外，天涯海角，一时何处寻觅。到不如我自己寻个自尽的门路，日后也省得贻累余郎。又想我若死在家里，纵不贻累余郎，毕竟又要干连妈妈，此中也觉过意不去。不若同文娟、弱芳两个商议，且相随伴，远避他方，潜踪灭迹，到路上看风使帆。或者天肯见怜，暗中指引，遇着余郎，也未可知。然虽如此，但未知他二人的心事何如。因接文娟、弱芳到来，三人促膝而谈。倚妆道：“汝等还记得前日席上之言否？盟誓犹新，神明可畏，倘一旦贪生叛盟，将狗彘不食吾余矣。何况日下京中人回，花案一事都下盛传，必有严旨部文，根究党羽。丽卿若在，他还是个男子秀才，且有年家朋友，还可覆庇我们。他今已远避，若有官司口舌，一径来寻我们，平康门户是衙门中一碗烂饭。捉我到官，一口钉住我的身上要讨丽卿，那时做我不着，使他得干净也说不得了。只恐我被拘囚，解交不得，推丽卿到别个，我心不忍，又一时捏不出一个丽卿来。这叫做卖一个饶一个，独木不成林，两败俱伤。我们三个，生为寒盟之妇，死为薄情之鬼，何颜复见卓文君、李亚侧之辈乎！不若成陶结队，或者萍踪偶合。男女死生一块，也不负一番金石盟言。”

二人听了，泫然不止，决烈言之，说道：“我两人只有一死以谢二生耳，夫复何言！”倚妆已晓得两人志向，遂把速避的主意说出。二人无不欣从。相约已定，即忙草草收拾，悄地同行。雇了一只小船，飘然长往，一任所之。惟愿共住一方，觅个幽密所在，即不及避秦桃源，亦当作商山枯衲，所谓入山惟恐不深耳。或托村庄织纺，或就主家针指，或间卖诗文聊以自给。虽则愆期，于归有待。

三人正在船中相约定了，只见霎时间，那不作美的风浪，一时狂涌起来。那船好象些甚么，就象个蝴蝶儿，在半空中颠翻上下，把捉不定。正是：凭空迭起千层浪，突地掀开万顷风。

三人仓座登舟，原是不曾出路惯的。到这时节，只该稳坐船中，任凭艄公做主

，还可支持。怎当他三人慌了，结做一团，跌来滚去。一阵侧风，竟把这只船儿告乾千岁第一覆了。可怜倚妆三人，当此急流涌湍，又助狂风，骤霎时间，俱为水中之浮梗，飘蓬而已。非甘抱石之投，弃葬江鱼之腹。咳！可怜，可怜！你们要晓得，有才有色的女子，就是死在河里，那河伯虽甚不仁，亦不敢取以为妇。故此弱芳沉在水底，只见黑茫茫里有一带的去处，象有神明暗相辅导一般，随流抵岸，攀援拯救到一间小小茅屋侧边。弱芳还是模模糊糊，如醉如梦之间，只听得耳朵里有人对他说道：“岸上就是大悲庵了。”弱芳挣着起来，抬头一望，看见果然是个庵观的模样，门前一个匾额，大书”大悲庵”三字。弱芳心里想道：“既是大悲庵，定是女众。不觉欣感异常。但只四顾无人，这声音却从何处来的，如何有这般奇异？从水得生，明系神护无颖矣。”

只见这庵里面，只有一个老尼姑。这尼姑夜里忽梦见观音大士，身底下坐着一朵莲花，手里捻着一个拂子。老尼姑向前慌忙顶礼。大士对老尼道：“庵门外有一个贵人的妻子，该汝速救。”那老尼听见，虽打从梦里惊将醒来，还不信得真，仍旧睡去。梦寐之中又听得唏嘘哭泣的声音，好象就在他床头左右。及至披了衣裳坐将起来听听看，并没有一个人，然是作怪得紧。老尼只得开出庵门，周围探望。只看见果然有一个女人，裙衫透湿，席地号？G老尼惊骇梦中的言语，即忙扶进庵来，替他换下一身湿服，问道：“小娘子为着甚么要紧事，便是这般轻身投水？”弱芳道：“奴家姐妹三人要往亲家探望，被风失水，以致如此。奴家得蒙怜救，果是再生。但不知我两姐姐生死若何？好生记挂。”老尼道：“小娘子既是失水，如何又出得水面？其中必有原故。”弱芳道：“可知道怪异里，奴家落水的时节，姐妹三人结做一块，只见水中许多散发夜叉，争夺奴家三人。正在闹压之际，有一位金盔金甲的神道，手里提着钢鞭赶将来，喝退众鬼，口称：‘三位夫人在此，不得无礼。’又对奴家三人说道：‘三年之后，夫妻完聚。’先将奴家提挈周旋，推拢岸边，得全性命。”那老尼听见道：“果是奇怪。”也把大士梦中的言语细说一遍。各各惊讶。弱芳就同老尼到佛前拜谢显应之事，愿求菩萨一发救我两个姐姐，并保佑丈夫功名远大，夫妇团圆。又把老尼四拜为师，情愿在庵里皈依。因作《临江仙》一词，表白自家心事，说道：明窗纸隙风如箭，几多心事难忘。一炉缭绕见行藏。皈依双合掌，顶礼颂空王。只因念日成抛弃，羸减玉消香。谁与诉衷肠。行云终缥缈，羞共楚相将。

却说倚妆、文娟还沉在水底，并没有一个出头的去处。忽然起一阵大风，把他二人一浪打开两处。那文娟正打在村落岸边。岸上有一个卖豆腐的人家，婆老儿两个，五更头起来磨豆。那老儿走到河边去汲水，忽然看浅水岸边躺着一个人，觉有些呻吟求救的声息。却是黑地里看不十分明白，连忙叫婆儿快取灯来

。那婆儿听见叫灯，只道是丈夫跌在水里，慌忙提了灯，一步一跌跑到水边。老儿道：“水里漂来一个人在这里。”婆儿把灯一照，只见是一个失水的女人。两个尽力将文娟抱起，扛到屋里，寻些破衣破裳替他换了，忙把姜汤灌救醒来，问个明白。

那文娟好象似梦里昏沉的，半个时辰方才晓得人事，知道自己还不曾死。就对那两个老人家，深深的拜了几拜，谢他活命之恩。婆儿问文娟道：“我看小娘子，不是寻常人家走出来的，原何这等短见？”文娟却与弱芳的说话不约而同，也照依诉说了一番。只见那两个婆老儿自言自语，欢天喜地说道：“这都是我们老夫妻两口，一口准提斋，半世卖豆腐。并没帮手，又无半点骨血，故此天公怜念，特送这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把我们做个靠傍。或者日后配得一个好后生，做了一对夫妻，便好顶我们的豆腐香火。”文娟也巴不得他二人收留，权时安息，再作区处。古语有云：枳棘栖文凤，沙潭寄巨鳞。

随缘且自过，时至一番新。

那些说话，且自由他，你道文娟、弱芳倒好了，那倚妆怎么样呢？终不然，自他的主意，单把他一个没救不成。其时倚妆竟不知不觉，被这一阵风打到哪里去了。好笑得紧，却不打在别处，一打打到一只大座船边。倚妆半沉半浮，有气没力。看见是个船舵，双手抱住舵梢，身子还立在水里，好象一朵出水的芙蓉那里晓得这只船，不是别个，就是苏州府巡按老爷，奉旨进京调用的船。那老爷本籍原是山东，乘便回家。不期这夜里梦见一个神道，手里拿着一颗人头，血淋淋望他怀里丢将过来，对他说道：“你好好藏着。”霎时间又只见一个秀才，手里捻着一把雪亮的钢刀，赶将进来，把做官的劈头乱砍，抢这颗人头。做官的慌了，就摸出怀里的人头打将过去，恰好正打在他的刀口上，把他的刀一口咬做两段。那人头替秀才滚做一块。做官的没法处置，看见桌上只有一顶簇新的纱帽在那一边，就把这帽子双手合在那秀才头上。那秀才担了这个头，带了这顶纱帽，摇摇摆摆，对着做官的作几个揖，走了出去。正值驾长大叫一声，惊将醒来，却是一个怪梦。

你道那驾长三更半夜，为何大惊小怪叫喊起来，只因倚妆在水里把舵一扳，那驾长睡着在舵楼上，恰好被舵杆横打了一下，带梦喊叫起来，连声“有贼、有贼！”船上水手一齐掌火寻觅，照到船舵边，只见有一个人将手紧紧抱着舵，身子都浸在水中，连忙救起。原来不是个贼，是一个落水的妇人，生得十分标致，却不象小户人家走出来的。火速报知察院，察院老爷着令进舱，问他是何等样人家，缘何失水？倚妆瞒过前情，假话支吾，哀求怜救。若得容纳为婢，伏事夫人，感恩非浅。

那察院船里还有太夫人、夫人在里头。那太夫人、夫人做人极好，只因未曾生

得儿孙，极肯向善。故此两人极力在做官的面前怂恿，要他收留在膝下。就是做官的一生行谊端方，毫无苟且之念。若把别个官府撞着倚妆，看了这般绝世的仪容，莫说自己又没有儿子，就是有儿子，也要起私欲之心，收留在身边，做一个如夫人了。纵使夫人不贤慧，此女不顺从，你道男子汉的心肠，又是绣衣公的声势，如何执拗得他。毕竟千方百计，也要弄他到手。可耐撞着倚妆，又是个贞烈妇人，到这田地拚着性命，寻一条死路。譬如前番落水，老早死了，到今朝也还只是多活几日，就死也甘心的。这样说起来，倒不是投生，后来投死了。殊不知其中有一个原故，假使做官的不是一个正直无私的好人，那老天也决不引倚妆来到他船上。还有一说，从来察院并不带家眷，如何今日船内又有家属。只因察院老爷尚有太夫人在家，平日奉事极孝，不忍久离膝下。故此将次回京，预先接到途中，舟中相会，一同进京，以便朝夕定剩船泊水中，正拟解维，凑着倚妆的造化。若不是船里有太夫人与夫人在里头，察院老爷也决不肯收留，抑且不便收留的。

你道这察院是何等样人？瓜田李下，自卫极严。今倚妆投水，蒙他收救，这也算是一个大数。倚妆之一生，分离会合，都在这察院一个人身上。前番花案，置之不问，倚妆已荷帨蒙；今此收留，从死得生，倚妆复蒙拯救。故察院实是倚妆的一个天大的恩人。倚妆一见夫人，便有主意，求他收纳。就是倚妆这一双眼珠，也是一些不差的。那夫人看见倚妆：一团羞影，媚态千般。双眉娇蹙，雅韵无穷。岂湘妃之后身，抑水仙之同伴。滚花漂叶生香，蛟藏龙宫至宝。

夫人说道：“如此佳人，岂可不加培护，必当终始爱惜。令得一佳偶，以谐伉俪，方不负我一番留育之意。”太夫人与夫人欣喜异常，又幸得做官的两心相合。但只是察院转展回思，昨夜这梦甚是奇怪得紧，说道神明把那人头丢在我怀里，明明是应在此女身上了。他如今投到我家，我如今收留在此做了女儿，却不是在我怀里么！但是那个秀才来夺，情由未知属何应兆？难道我的终身结果，全在这女子身上不成？我试看此女，原不是一个落薄的人，我且留他在这里，以为梦中后验。就对太夫夫、夫夫说道：“好将些新整衣服，把他换了，叫他就拜我二人做了父母。”又吩咐一家男妇大小仆从人等，嗣后都以小姐称呼。

次日开船不提。但只是倚妆在船中，一心想着丽卿，不知飘流何处？又记挂文娟、弱芳，不知存亡若何！甚是幽郁。他道文娟、弱芳虽是多情，至于结伴寻芳，实出倚妆倡意。不料同舟遭覆，万死一生。今幸我身，暂借一枝，忧喜交集。究竟此身怎样结果？正是：悲欢亦有姻缘在，欢处还从悲处人。

颠倒机关人不识，请君细问梦中神。

三位才女岂乐行游，只因讹传花案，虑有余波。倚妆把事势指画，十分有理，不得已相约定了撇下各家老妈，并不带香闺珍玩。共抱贞信一心，坚不肯舍。逐寄此身于一叶，飘泛浮萍，曳浪而已。不料思聚而偏散，求安而得危。天公有意，河伯多情。离离合合，千回万转，总是千古至趣。莫谓老天老实，不会做风流韵事。即我挥尘而谈，无非代老天附会一二，绝非无影之嚼舌也。看官莫忙，且喜渐渐的好事近了。

第十一回 陡题名喜联待诏

词曰：

罗衣拾得桂枝香，透出春风两袖凉。
翰苑已曾添国士，琼林未许伴娇娘。
知逢乐事悉多少，止为情深恨短长。
漫说蟾宫花样巧，宫袍早被泪痕伤。

三位女郎，只因一句风闻，弄得拖泥带水，比当日三人一处，愁绪相怜，幽怀各揣，倒算做黄柏树下弹琴。今日忽然四散，虽各借得一枝，眼眼生人相对。即花盟之事，事出创闻。若遽吐露一番，也未免惊人耳目，说这班多事青楼，原属妖怪，反不使人知重了。只得隐而不言，各各待缘觅巧罢了。因思三生，既是科目中人物，姻缘又该配了才女。有造物为主，何若故为离间，而必使之流离琐屑，几至陨命乎！据说起来，都是天不做美，以至于此。此古分所以有搔首问天之难，与天高莫诉之恨也。殊不知他们，若不是这一番遭危构隙，涉险伤生，直到那个万分至极之处，怎显得倚妆三个是直正节妇，丽卿三个是的确情郎。故此也不要来一味埋怨坏了。正是：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这二句诗，极是的确不破之论。必要受得过前这一番霜雪，方许你受享后头这一段香酸。这是甚么缘故？总不过欲磨练傲励之，以坚其志，而幻其缘，说不得不是苍天的好意。却是为何？如今人果生来，既有十分仪表，又有十分才具的，断该默受天之制度，不可拗逆。然而究竟难测，岂无扼腕。试看蕉鹿存亡，皆因梦设。塞翁得失，岂足全凭。四书中已先说过，修身俟命，不可行险。切不可把这两句，便做腐语看成。至于做官的，肯做义夫。为妓女的，能知节侠，是这样一种人，就是天亦无可奈何得他。所以老天决不将这口气，去难为那些庸碌之人，而庸碌之人倒单只怕天去难为他。老天又必欲尽力去处置那些崖岸之士，而崖岸之士偏不怕天去处置他。要知自己的文光笼罩在九天之上，所谓石破天惊逗秋雨，岂是无谓。唐六如陶情山水，间卖诗文，不意此种旷远高致，已为倚妆想到。如此活计，较之当炉沽酒，抱瑟调箏者，大相悬绝。话说倚妆全亏水府送入宦门，便晓得舟中义父不是别人，就是前日处分花案的

察院。他居家正直，无意为官，怎不使人倾心敬服。但只是倚妆心里，总没有一刻不想着丽卿，故此悉眉不展。又念着文娟、弱芳，不知飘零何处，好生放心不下。

彼时，易水在姑娘家里，已略有影响，晓得倚妆出避的消息，但不晓得其中这一段生生死死，惊天动地的缘由。一日，正在书房中寻思含泪，因作《长相思》三调拈之壁上。

其一调：

茶满匙，酒满匙，架上图书几上诗。昏昏睡起迟。花一枝，月一池，梦到关情人不知。相思知几时？

其二调：

风有声，雨有声，风雨无心愁自生。萧萧梦不成。度黄昏，眼黄昏，因甚月无痕。阳台何处寻？

其三调：

月也单，人也单，月影无聊人影寒。愁来风雨残。别无端，见无端，别处谁知见处难。风波顷刻间。

正在悲痛之际，不觉身子困倦，凭几而卧。忽听得叩门之声，易水只得拭去泪痕，启门观看，却原来是姑娘到此。易水连忙迎接，进来坐定姑娘说：“我闻得宗师已行牌按临科举，想来孩儿本省已该科举了。论起理来，还该回到本处应试，但只是路途遥远，放心不下，不如替你纳个卷子，就入籍在我这里，再为童子科一试何如？”易水只因故乡决难出头，正欲如此，遂满口应允。即着苍头备办试卷，连赴府县考试，俱蒙取录送道。不隔得一月，宗师考毕，将鲁昭取作批首，又准应试入常到家欢天喜地，姑娘设席称贺，自不必言。

到了七月初头，槐黄桂发，举子匆忙。易水只得辞了姑娘，竟往杭州应试，又好取便打探倚妆消息。拜别慈嶂，即日束装起身。姑娘见他说要去科举，这是一桩美事，也不款留。随即唤几个老到家人，收拾行李食物，差拨苍头随行服侍，一同司茗出门。雇了一只船，竟到杭州贡院前，赁下一间小寓。

易水一到寓所，哪里肯一刻坐定，终日寻思探听苏州来往客人，体问倚妆究竟下落。正走到贡院前西桥直街上，只见一个大香馆在那里，里面摆着许多的古董。桌上放着一个好白镗的香炉，炉内烧着一块好香，甚是精致可爱。易水抬起头来，看见招牌上写着“苏州香馆”四个字，正中机谋，就挨身进店，假做买香的名色。讨得香目出来一看，上面开载无数龙涎、安息、俺叭、沉速、西域夷香等样。易水接口闲问那店主人道：“贵处近有甚新闻吗？就是那前年余秀才的事，可是怎么样结局了？”那店主人打着乡谈说道：“罗个余秀才事，勿要提起，依害得介人勿浅哉。个也铁消话渠，又阿是晦气得势，撞着一个

往苏州经过个奢个官员，晓得子奢花案个影响，到子京通个样事，又有那听见个勿知个头猪缠错子话得价厉害凶险得势。真个是：点水能兴千迭浪，电光惹起一天云。

把个一班儿女娘都惊走子他乡远处去哉，半点勿知下落。真是个书呆弄出奢个把戏，如今连余秀才也勿知走到罗里去哉！”易水听见这一番说话，浑身好似水浸的一般，冰骨死冷，莫知所措。呆了半晌，一字不回，扎挣回寓。未离数步，一跤仆地，惊得那过往居民都攒做一堆来看，认定是这相公必是吃酒醉了。幸喜家人接着扶归调治，不在话下。

不知不觉，又到了八月初八。正要进场的时节，还是带着病，只得勉强装束，进院听点。三场已毕，众人只见他哭哭啼啼，不知为着甚么。只有司茗心里明白，也只做不得知，假慌做一团。看起来，《西楼记》中有一个泣试的于郎，《绾春园》内有一个病试的场主，总来哭也徒然。不知他们只是要哭，想这两个人一哭，毕竟侥幸得中，还是会哭的便宜。故易水也在这考场中学哭其试。

要晓得，如今进场的，那一个不哭出个苦水叮咚来。此又是不济事的脓包，哭杀了也不中用。我劝他，不如在场里嘻笑介儿，东张西望的，过了一日，腔着投递白卷。只落得骗吃几碗糙米饭，拿几个大馒头回来，为闾里光耀，说我也观场的天话也好。易水此番，哭了出常到得揭晓这日，报子打将进来，却报中了第四名经魁。可见人的功名，迟早自有一个定数。先年余丽卿中了第二，只因房师赌气，决要中元，留到下科。岂知又隔数年，历尽许多艰苦，倒反中落了两名。今日既中，免不得备些鼓乐马匹，往布政司吃宴。易水正骑着马行到清河坊，一路想起前年宴上，被按台来拿的故事，又哭将起来。跳下马，也不去赴宴，竟路回下处，叫些家人去收了鹿鸣筵席。次日一边打发家人回去报喜，一边勉强答应这些旧例，殊不耐烦。竟叫船回到衢州，拜谒姑娘。此时受贺开筵，另有一番阔绰。总是这些都不在易水心上。

过了月余，易水忽然想道，倚妆既已出外，我不如趁此机会上京会试，一路体访，有何不可。易水一想，想起这个念头，好象心里火发的光景，一刻也过不得。随即走到堂前，对姑娘说：“孩儿身子多病，不耐长途辛苦，意欲早赴公车，漫漫趲行，还好耽延自在。告过母亲，便好收拾行李，即日起行。”

那姑娘怜惜病躯，再三勉留不得，只得依他。临行嘱咐，甚是依依不舍。惟愿路途小区，以慰远虑。若是再得侥幸联捷，端候泥金报喜。当下整备船夫，鼓吹饯送。未免又有那一班是亲非亲的，听见易水要上京会试，一齐上门，肉麻拱阔势利光景，送到岐亭拜别。便即掉舟长行，一路唏嘘，日无宁刻。正是：山路崎岖，尽是悉肠回转。

江流荡漾，浑如泪眼挥成。

不多几时，已到京华，安顿寓所，场期正未。易水也无眼看书，也无心拜客，终日在街坊上东走西踱，何曾见倚妆一些消息。忽地痴心起来，说道：“莫不是他们走出紫塞重关，上西天去？我不如竟赶到关外，奔上西天。情愿不赴春闱，欲穷日出之邦，整備梯天之具。但只是一说，万一关外多有拦阻，天上亦生拦阻，天上亦生妒忌，那时空走一个周围，没处去打听真实信息，走得转身，又是迟了。况我去寻他，他亦必要来寻我。万一到在近地，两边错过，却怎么好？”又想一想道：“他们止是风流小过，有甚大事，天必不替我作对，人必不与他为仇。诚可格天，真能泣鬼。譬如今人到普陀山，拜褥至诚到十分处，一般也看见观音大士，真身出现的时节。我只是耐着心儿，在这里密密的多方缉问，就凭他地角天涯，也少不得有寻见他的日子。”正是：不将辛苦易，难遇有情郎。

话分两头，却说苏州按台巡了两差，升受京台，正点着会试分房。要晓得做执法的官，既是光明正大，做典试之主，自然鉴空衡平的，想他本房所取，定是数一数二的秀才。不期春闱榜毕，易水中了进士，本房就是前任的察院。赴宴这日，不觉又添了许多仪从，决不把你象前日吃鹿鸣宴的时节，半路上跑了回来。

正在宴上，看见张又张、梁思远都各由本省中式，各各联捷。今在席间相会，三个且不说做了同年欢喜，却是哭做一团，只问弱芳、文娟消息若何？我们去后事体怎么样了？老弟为何改了名姓？易水细细告诉一番。又张道：“千里同心，真如铁石。我辈只为情字羁迟，夙怀耿耿，愁绪悠悠，直到如今，不敢背约。如今既又乡会同年，情趣愈密，正好去寻访消息，以遂生平大愿。三个同叨两榜，聊慰寂寞，可谓不幸之幸。”及至说到三位才女尚属乌有先生，却有千般苦脑，万种熬煎，照旧是幸中不幸，以此面面相觑，叫做流泪眼观流泪眼，正如断肠人送断肠人。

却说远思殿试二甲第二，选了江南淮安府推官；又张殿在三甲，选了山东兖州府滋阳县知县；易水中了探花，考选翰林，留在京里。梁、张只得没奈何别了易水，吏部领凭，各去到任，一路访问文娟、弱芳下落。易水在京里，他忘却自己是一位官儿，终日东游西荡，只在街上闲串，打听倚妆消息。

不期一日，正走得身子困倦，坐在一人家门首。只见一个篋头待诏走将来，唤易水一声老爷，说道：“小的是苏州人，流落异乡，做些低微手艺，爷可要服侍吗？”易水听得是个同乡，就问他说：“你既是苏州人，缘何流落在这里？”待诏道：“小的本贯原是徽州府，一向在苏杭做些卖买，久往姑苏，习惯乡谈，故此人都叫我是苏州人。只因消折本钱，回去不成，流落在这里，止剩

得一双光手趁活。”易水道：“既是你在苏州日久，何不趁便归乡？”

待诏道：“别人面前，小的也不敢说，听得爷的声口，象是同乡口气。面貌倒有些象前一年那姓余的相公，那相公考试甚么女状元，正在那里吃宴，却被本处地方一个光棍，首告在察院衙门，说他谋反大逆。那察院老爷登时差兵拿获。幸喜没有凭据，他又预先不知怎么晓得逃脱走了。只拿得一个醉汉，把他正了法，其余都不究起。后来又闻得京中一个凶信说道，花案人犯，圣旨提拿。惊得那日在席的一干女娘，瞒着各家妈妈，都是东分西散，不知何处去了。正是小的的晦气，一向小的原在他老妈处走动，与他老妈相与的至交。那老妈无可奈何，特地央我赶到前路寻觅。一路追寻踪迹，却有些风闻消息，只得顺路随行，要求实耗。哪里知道，那三个女娘都是不会行船惯的，一时风水不便，都一齐翻下水去淹死了。”

易水听见他说淹死两个字，三十六个齿牙对对厮打，直声叫将起来说道：“他三个难道当真死了？你又不曾寻着他的船，如何晓得他死是实信？”待诏道：“这有个原故，小的那日在饭店里正好撞着他的驾长，说起根由。那驾长是个识水的，他从水里逃出。因没了船，又无生意，故此偶凑，都在京中歇宿，所以得知。”易水道：“你可曾寻着尸首不曾？”待诏道：“茫茫大水，一下水就浪拍滔天的去了，叫小的哪里去寻他，倒反把小人一身也流落在此。还可怜小人的妻儿妹子，见小人不回家去，又没音耗回来，只道小人是个薄幸的王魁。寻着三个女娘，抛撇妻儿老小，另投别地快活去了。连忙搭了便船，一路赶来，不料中途又被劫抢散失，不知下落。可怜水灾盗劫，接踵相遭。既为余秀才坏了妈妈一家，又因余秀才坑了小的一家。分明是一边以风流考试，将一班状元、榜眼送入龙宫；一边以女伴孤栖，勾了我妹子妻儿同归水府。只落得小人单身无倚，几希乎做了一个郑元和沿街求乞的榜样出来。还亏学得这件贱业趁食糊口，不到寸言反依的田地。”

易水听他这一番说话，又若又气又惭又愧，不敢高声就哭，也没意思对他，又不好把别样说话回头，只得问道：“你今肯跟随我吗？我不是别人，我就是翰林院鲁老爷，余相公是我好友。他累了你，我肯认帐。明日待我寻还妻子与你，你却意下如何？”待诏连忙叩头说道：“低微肉眼，不识贵人，只求老爷收留，小的终身有望。”易水道：“你既跟我，你可认是我的旧役，取名鲁留。义取相留之义，不比流落之流。”

易水心下暗想道：“怪！见得我寻来寻去，寻不出一些消息。倚妆既为我身死，我怎肯负彼深情。宁可斩我宗祀，此生决难再娶。”一径带了鲁留同回下处，才敢放声大哭一常就设立一座牌位供养。对面摆着两张椅子，每日三餐，好象对活的一般，同吃同坐。替他说一番，对他哭一番，凄凄惨惨，好不伤心。

还哪里数得着《荆钗记》，十朋祭江，南一套，北一套，絮絮聒聒。

一日，易水叹口气说道：“人生在世上，一个妻子也还消受不起，还要妄想做什么官。待我明日入朝，上他一个给假省亲的本儿，无论圣上准与不准，且回家去，一路也好寻觅倚妆骸骨，日后也好替我合葬一处。难道生既不能够与之同衾，死又不能够与之同穴不成。万一沉坦日久，不能识认出来，无穷之恨，如何是好？我鲁昭不但终身不娶，终身也誓不做官的了。”

到了第二日五鼓，正当早朝时分，易水果然上了一本。圣旨倒下，幸而恩准给假一年，假满还朝叙用。连夜起身回来，正是：愁成不觉泪珠流，拭泪焉能拭我愁。

哭到断肠天欲裂，宫袍何事苦相留。

倚妆孟浪舟逃，激就一时痴想。妈妈倩人追访，徒然日夜牵肠。势所必然，情所必致。但待诏被盗一段缘由，不知是真是假。我曾见那徽州的风俗，男子惯在外方生意，几十年不转家乡。或有新婚离家，白首未归的。或有子幼相别，到老不见的。那曾见有妻儿子女，终日奔波往四方寻觅的事。还只是他一向住在苏州，习惯了苏州空头的口谈，来骗易水也不可知。见得我是个无妻无子的人，又没本钱，又没靠傍。是治歧必先之人，为嫂溺必援之事。那知正说向真正余生，安得不收留带挈。但只是余生试花逃难，寻花弃职，未免一生结果，都在花业里头。此亦是人生第一件绝大畅快事情，但不知相逢何处耳？依我打算起来，多少诗云子曰，才博得脱青挂绿。却被一个模糊情字，竟慨然准折过了。世上哪有这个痴子，易水业已为之。再看下文可也。

第十二回三合套各凑奇缘

诗曰：

曾于石上问三生，为甚从前不可凭。

岂是书生偏薄福，只缘闺妇太多情。

菩提未必皆虚语，节义而今可自鸣。

苦被老苍颠倒杀，相思泪雨尽为倾。

天下极贵的人，可以荣我辱我；天下极贱的人，亦可以生我死我。丽卿为察院因考试一花案，彼此惊散，而功名荣显即寄于此。后因怜悯待诏，一时收留，谁知夫妇会合全亏他探子。事不奇不新，不新不奇也不传。世人株守古拙，不知事变，闻此新怪之事，便谓不根之谈。岂以鼎甲团圆，新姻旧好，尽属乌有之谈辞乎！故知极执法的官，即是极做美的风流五蕴，极没紧要的人。即是极作合的蜂媒蝶使。判合使离，撮离作合，总有一个绝大机缘，非人力可以强为。

我们要晓得这老天是个极刻薄的，亦极忠厚的。假若一味刻薄，将世上这一种

有情有义的都弄得东零西散，七颠八倒，一些下梢没得，岂不可痛可怜。若是一味忠厚，听这一班捡精择肥的都干得妥妥贴贴，完完美美，只这老天竟是个顽钝不灵之物，一些波澜也没有，把这些传奇异的手段，安放他在何处。今不说别样奇闻，只这余丽卿与倚妆，分别是一段绝快活的事，偏生弄得你哭哭啼啼。后来分明是一段绝凄惨的事，偏生又使你欢欢喜喜。亏杀变换得好，生者，不许你即生；死者，不许你就死。奇怪超忽，匪夷所思。

话说易水给假回来，终日思量倚妆，忘餐废寝。到了瓜洲地方，天色傍晚，只得赶帮泊船。只见鲁留已是个翰林院管家词林大叔，日日在船梢上替司茗两个赌钱吃酒。这日鲁赢了，跳到岸上地买酒请司茗。到处去寻酒店，不料劈头撞着文娟，正在那水口钓鱼儿耍子。鲁留一见，盯清认得，说道：“这却不是文娟姐吗？”不觉眼珠里喷出火来，还恐或者有错，牢立脚根，仔细认了一番。看得明明白白，一些不差，走将过去，把文娟衣掌一把，牢牢扭祝正在交解不得，大家叫喊。那豆腐老儿，看见一个汉子揪着女儿沸乱，不知为着甚事，三步做二步，赶来救应。扯住鲁留叫起屈来：“为何打我的女儿？”那鲁留放了文娟，扭住老儿说道：“你好大胆！你骗拐了人家的女子，躲在这里，连累得我把妻儿妹子一家丧失。”扭到船边去，报知老爷。

易水听得鲁留叫喊，只道他在岸上倚势闯祸，替人厮闹。正着司茗唤他上船，问他拿着何人，如此喊叫？急得鲁留气喘难言，一字也听他不出，只把一个指头来指着那老儿说道：“小小的的的妻妻子，要他还还我！”易水问那老儿道：“你怎么拿他的妻子？”老儿道：“小老儿并不曾晓得他甚么妻子。小老儿是本地方人，积祖住在这河口。又不是别州外府新搬来的。小老儿只有夫妻两个，生得这个女儿，一生靠卖豆腐，一步不走出门的。今日因磨豆闲空，我女儿走出水口，捉鱼儿耍子，不知他是哪里来的，把我女儿结住乱打。那时小老儿见打女儿，扯住他问个来历，他就丢了女儿揪住小老，行凶起来，意不晓得为着甚的？望乞老爷详察。”易水道：“如今你女儿在哪里？你可叫上船来，待我问他详悉，毕竟有些原故。”那老儿跑到屋里叫出女儿，同到船上来了易水。

却说文娟，一头走的时节，已看见船里坐的是余丽卿，不觉放声大哭，走上船来。易水远远认得这是文娟，也不觉放声哭倒在舱里，被家人扶将起来。易水便一把扯住文娟，问他说道：“我闻得你溺水死了，如何还在这个所在？”文娟带泪啣唔，尽将前项事情一一告诉，哭个不了。又道：“不知我两姐姐生死如何？又不知张郎今在何处？”易水道：“又张已做官了，但不得与你一处，也是孤身赴任。”

那老儿看见女儿与做官的这般光景，目定口呆，唬得面如土色。易水就对老儿

道：“你不要慌。这个不是你的女儿，他是滋阳县知县张老爷的夫人。原不是你拐骗来的，倒多亏你收养了几时。我如今要将张夫人送还任所。”叫司茗取白银一百两过来：“这是酬你二人看养之资。”又叫文娟上岸，拜谢他夫妻两口活命之恩。另着人雇了一只大船安顿文娟。易水对文娟道：“我该送你到山东，看此不意相逢之事，以完百岁良缘。只是倚妆尚无下落，好生放心不下。如今梁远思也中了进士，就在这淮安府做推官，离此不远。我今送你到彼处，着他差拨人夫送你便了。”又叫鲁留吩咐：“你的妻子，都在我身上，不许与那老儿纠缠。”那老儿哀求道：“小人与他虽非亲生骨肉，却也如亲生的一般，思量靠他结果终身。不想做了一场春梦。我两口情愿跟随张老爷，伏事夫人，也不枉我三年梦想。”易水听他哭诉，道：“这个使得。”就叫老两口即时收拾家私，伴送文娟同到淮安。

先将文娟停舆在外，着令阴阳生即时传报，说有同年鲁翰林老爷来拜。只见远思听得是同年鲁翰林，定是丽卿，连忙出堂相迎。见了即忙请进内衙，也不叙寒温，一把扯住，只是大笑不止，说道：“小弟近来有一件绝大的喜事，又是真正的新闻，正无由达之贤弟。今日来得凑巧，小弟初莅任时，偶而参谒上司。舟泊江岸，闻得说，岸上有一个大悲庵，观世音菩萨极其灵感，小弟就整整的斋戒了三日，到那庵里进香。一来愿弱芳姐姐早升仙界，二来痴心妄想，还希冀他或者不死，思图后会，完我姻盟。参拜了毕，庵主老道姑送茶。你说那老道姑旁边立着一个道素妆扮的是谁？就是弱芳。他见小弟穿着官服，不敢上前，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却把脚儿立祝停了半晌，走到面前，被小弟看见，吃了一惊。因问他说道：‘你是弱芳，是人还是鬼？我闻得你已失水死了，如何又在这里？’那弱芳把前样事细说一番。带他回来，如今现在敝衙。小弟已曾偏背，完了百年大事。岂不是世上第一等绝奇的事吗！小弟又细细问他说：‘你既不死，你可也知道两个姐姐在何处？’他还说得稀奇，他说，那日姐妹三人一同落水，水底下有许多的奇鬼都来争夺他们三个。被一尊神道喝散，还吩咐他们说，三年之后，教你夫妻完聚。小弟屈指起来，恰好是三年之数。小弟的事，既在绝望之后，不期而应，则两位嫂嫂，决决不死，断乎不出三年自然完聚。”

易水听见，大叫起来说道：“难道神明有灵，偏在两兄显应，独欺负我不应不成。小弟今日之来，亦有奇事。顷因停舟，遣仆上涯办事，不意文娟临水钓鱼。小仆特地寻他，无心撞见，如此这般。弟既喜得文娟，意欲送到滋阳，不宜迟缓，省得盼杀张郎也。”远思惊问文娟在哪里？易水道：“现在门外，可请他进衙，小弟就此告别。小弟如今也不回家，我想，两夫人既在，倚妆未必就死。弟当一路找寻，历遍了九州四海，必要得个下落。想神明之言谅非虚语。

”说罢，又大哭起来。远思道：“不必忧伤。你这般热肠全友，天岂有独奚落之理。宁耐数天，定有美报。”远思叫快传云板，请夫人迎接张夫人，并来拜见鲁爷。相见已毕，各各惊喜，独倚妆下落尚尔杳然。惟恐丽卿伤怀，遂口占一律，聊志聚散。诗曰：舟栖愁绝处，寥落盼孤寒。

日尽天逾远，形单路不禁。

隔墟烟带晓，近峡气层阴。

病骨他知否？江流泪落襟。

易水本意南行，因想文娟、弱芳梦中之言必有灵验。若果倚妆不死，断不远在他方。不若且送文娟至山东，交付张郎。我今在此得遇文娟，或者张郎在彼得遇倚妆，也不可。这也是易水一种情痴妄想，无聊之极的帐目。因此当日别了梁公，仍回故道，复至山东。心中却是十分抑郁。眼见得文娟、弱芳都有着落，偏我倚妆镜花水月。以此一路凄凄，更难排遣，不觉染成一病，闭眼开眼，睡里梦里，心中口中，行着坐着，除出倚愉两字并无替换得他。正是：天下有情人，不解相思味。

思君不见君，明月芦花夜。

将及半月，到了滋阳。又张接着，喜出望外。易水因卧病在船，不能登岸。当初易水的会试本房，系山东兖州人。因前年差满回京，途间得了这梦，恰好救得一个女子。因自己不曾得生儿子，就收留他做了女儿。后来升任京堂，适值会试分房，取中首卷，就是易水。几番见他独自一个，并无妻室，思量把这女儿许他。及查他的齿录上，又刻着个曾聘二字，却是疑心。若说曾聘，必定是有家的了，如何不开注某氏。只因他刻了这两个字，故此不便提起。今闻他特至山东，因病不能拜谒，必须亲自看他。京堂公来到船里，家人禀复道：“家爷卧病在床。”京堂公道：“不消惊动，待我自己进舱一看。”只见易水偃然在床，房中并无一物，桌上只供着一个牌位，上面写着：“亡妻倚妆之灵位”，侧边又添注一行小字：“孝夫余梦白奉祀”。

京堂公吃了一惊说道：“好奇怪，倚妆、梦白都为花菜一事，是那年老夫勘问过的，却与鲁生甚么亲知，竟将此木主供养在他的船中。那京堂公见过易水，不便问及此事。回去说与太夫人、夫人、女儿知道。这桩奇案，却难明白。倚妆心里自明，方才晓得丽卿已到京中，毕竟为我寻访消息。但不知与鲁公有甚瓜葛，把我设立牌位，在他的案头。又不知他几时闻我的死信。不知不觉忍不住了，哭将起来，却被京堂公听得，叫出女儿问他原故。倚妆明晓他就是原任巡方，抵死不说，将些闲话支吾。京堂公一时恼怒起来，毕竟要追究根由。倚妆谅也瞒他不过，把前头的事体一一告诉，只求饶死。京堂公心里想一想道：“我当初原不过一时执法，把焦彦贵死于杖下，已置余党于不问。他们如何

就是这般惊散分离，以至于此。况且倚妆在我跟前已经三载，颇称淑顺。就是梦白，也不过书生孟浪，不为大伤风化。且我又因此得了声名，未尝有损于我。既是倚妆原与梦白有约，老夫亦可主婚。但不知梦白现在何处？鲁生与梦白是何亲属？却不明白。我明日再去探望鲁生，就将女儿亲事说起，看他怎的回复，再作道理。”

京堂公次早又到易水船中，着人通报。易水扶病迎接，请进舱里。京堂公慰问已毕，就把女儿亲事，挑口问他。易水只是低头流泪不复，京堂公说道：“贤契不言不语，却是为何？老夫有一疑案，当与贤契决之。老夫向年曾在苏州巡方，拿一起花案公事。老夫以为此必多情豪举，不甚深求，只将滥叨名器者聊示薄惩，他无苛政也。昨见贤契案头，有这两人名姓，不知那余梦白与贤契是亲是友，有何关切？倚妆现在京中，何以就说他死？想贤契定然晓得，望乞为老夫解疑。”

易水虽老早知他就是前日的巡方，今又听得说倚妆现在京中，不觉十分喜动颜色，欢生眉宇，暗想道：“他如今是我的座师，我又是他一个翰林门生，我就对他说出真情，却也无甚利害。”说道：“梦白与门生却有一面之识，倚妆已经溺水身死，老师何以知他还在京中？”京堂公也不回他，又问道：“老夫还有一件疑心，一发说明了。老夫见贤契两次来都，并无家小，只道尚未议婚。及查阅齿录，已刻曾聘。但是既聘，何以不注写某氏？既有人家，何不完娶？即或中断离群，岂乏丝萝重结？何以独枕寒衾，甘心孤零？老夫不能代为之解也。”

易水闻得此言，不觉涕泪交集道：“门生今日之病，已入膏肓，便与老师说明，想亦无事。当日之余梦白就是今日之鲁昭也。门生自从冒犯师台，惟恐祸将及己，故此更名易姓。倚妆即门生曾聘之妻室也，只因流浪出外，失水身死。他系女子，尚能为门生守节。门生乃堂堂丈夫，反不能效一女子。倚妆既不能复生，门生亦决不可更娶。宁可斩余门之宗祀，并不敢负彼恩情。”口里不曾说得完，已放声大哭。

京堂公惊道：“且慢，且慢！若据贤契如此说来，那倚妆抱恨中流，贤契含伤旅邸，从前罪过都在老夫一身了。今贤契既是身擢巍科，官居翰苑，岂不闻孟子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贤契乃践姻盟之小义，抱宗祀之大愆，是以其小者，易其大者，岂可哉！不若听老夫一言，才夫有一小女，虽非丽质，也未必不如倚妆，愿与贤契结为姻娅，亦可销释前愆，幸勿坚执。”易水道：“多蒙老师雅爱，敢不从命。但只门生有誓在前，不敢轻背。”京堂公道：“既是不行，也不好相强，只恐日后悔之晚矣。”佯怒就走。正是：酒逢知己，话不投机。

竟回去说与夫人、女儿知道：“好笑痴生，执迷无底。他但晓得余生、鲁生总是一个，却不知我这里倚妆与女儿原非两人。”

倚妆听说丽卿就是鲁生，不胜欢喜异常，巴不得鲁郎应承这桩亲事。又恐终久执迷，反误大事。京堂公心生一计，也不到鲁家去勉强他成这亲事，竟叫了几班鼓手，抬了花轿，叫倚妆束装起来上了轿，掌礼诸人在前引导，一径抬到鲁公船上，不许一人报知。

那易水正在床上思想倚妆，只听得岸上鼓乐喧阗。看看近在船边，正要推窗闲望，只见司茗跑进舱来说道：“京堂老爷送亲来了！”吓得易水没地缝躲，跑将出来，望跳板上竟走。却是新人已先出轿，立在船头，看见易水要走，拦住舱门，一把扯定说道：“余郎，好负心也！”易水不知就里，慌做一团，只是抵死挣脱。却被新人牵住衣裳，死也不放。易水又恼又笑，心里想道：“人家有这等老脸的女儿，有这等与老公的新娘子。”也顾不得他，抬起头来，把他着实一推，将他的凤冠方巾翻落在地，露出尊颜，却原来正是倚妆！两人抱住，不觉痛哭了一场，说明前后原故。就趁此鼓乐花烛，苦尽甘来，欢然合卺。惹得京堂公拊掌大笑不止。两人就拜了天地，认了夫人，就搬到老师家里住下。

又张闻知，即同文娟来贺。梁公不久亦携弱芳前来。一齐相见，各诉前情。京堂公忽然想起这梦，拍手大笑起来，说道：“有这等奇事！”就将此梦解说与丽卿二人道：“我前日得救尊正的时节，梦见有一尊神道：捻着一颗人头丢在我怀里，正应着收养倚妆。后来有一个秀才持刀夺这颗人头，明明应着鲁生与我要还他妻子。我又将一顶纱帽，戴在此生头上，此生拜谢而去，明明应着贤契中在本房。只这一梦，如此灵异，我们就该今日望空谢梦，并拜谢天地观音大悲及诸护持神道。”大开延席，畅饮尽兴而散。

看官们，你道余梦白偶尔书房寂寞，闲踱虎丘，造出这掀天揭地，从来未有的花案一事，连累三苗和尚吃起醋来，子弥小官犯起法来。焦鬼阔绰，霎时间三尺无情；夜叉报仇，只落得驿亭花烛。三女忍受龙宫打散，一待诏途次通风。忽苦忽酸，倏聚倏散，不啻糊涂春梦，变幻无究。因有谢梦联句诗一首：是真是梦是姻缘，真梦谁知共一天。

应谢梦中频撮合，不知还是梦中圆。

随后，满假上京，奏本复了原姓，准他养亲三年。别了丈人、丈母，并梁、张二公夫妇，竟回苏州原籍。当日许多亲眷上门拜贺，好不热闹。

独有那贴天飞，自那日抛撇夜叉，逃回姑苏家里，已被邻火延烧，妻子相继死了，身无存倚，做了邮亭皂隶，拨来与余翰林管门。撞见司茗，扯他到大门之后，笃地叩头。司茗倒感他放释之因，连忙扶起，不题。

却说梦白一边打发人到衢州，迎请姑娘，同享荣华。即查还鲁留妻女、妹子，就将鲁留妹子配了司茗。各各团圆。后人诗单赞余公夫妇恁地多情，极能设身处地，体恤下人。诚哉，与民同之，太王之好色也。诗曰：一席花间生死明，几番颠沛敢渝盟。

从来节义真堪悼，似此恩情来许评。
射策自能终济世，思春不改旧倾城。
全凭有梦酬知己，累累新词万古名。

又曰：

笑杀花丛是祸胎，离奇分合幻中来。
青楼淑女心如石，白面才郎意不回。
魑魅现前谁我敌，机缘入梦尽为媒。
风流话柄寻常事，谱出词场亦快哉！

【全书完】